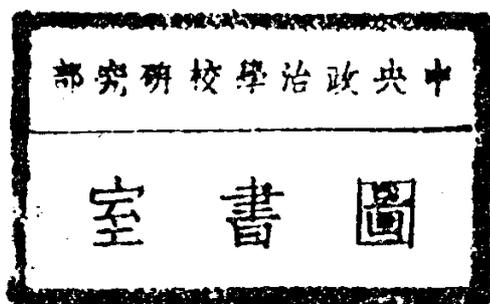


書叢學自年青

# 中國邊疆問題講話

思慕著



681.1  
858  
2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中央政治學校研究部

圖書室



3 0662 5984 1

# 目次

## 一 中國邊疆問題的本質……………(一)

從綏遠戰爭說起——邊疆的範圍——世界分割問題的一部分

——蘇聯與中國邊疆問題——地理上的特殊性——民族問題

——落後的經濟階段——宗教的特殊意義——中國政府的邊

疆對策——怎樣解決邊疆問題

## 二 滿洲事變的前因後果……………(二四)

東北邊疆的重要性——列強侵略的回顧——中國政府的滿洲

對策——事變以後的滿洲

### 三 在歧途上的內蒙……………(四七)

蒙古與蒙古民族——蒙古的特殊的政制——支配階級的喇嘛  
——內蒙的資源和產業——日本對內蒙的侵略——中國的對  
內蒙政策——自治運動的緣起——綏遠戰爭的意義

### 四 外蒙的新局勢……………(七六)

外蒙的特殊地位——帝俄的外蒙侵略——外蒙的民族革命  
——非資本主義的經濟——民主化的政治——文化的設施  
——與蘇聯的關係——唐努人民共和國

## 五 新疆問題之謎……………(九九)

問題的提起……………地理的特性——「東方人種博覽會」——資  
源與產業——交通問題——中國政府的治新政策——俄英對  
新疆的角逐——近年變亂與帝國主義——新疆政治的近狀  
——與蘇聯的關係

## 六 英國支配下的西藏……………(二二七)

地理與民族——特殊的社會政治形態——與中國本土的關係  
——英國對西藏的窺伺——帝俄的登場——英國的進攻——  
英國獨佔西藏時期——西康問題與英藏關係——新近的西藏

問題——英國侵藏的「實績」——中國對藏政策的批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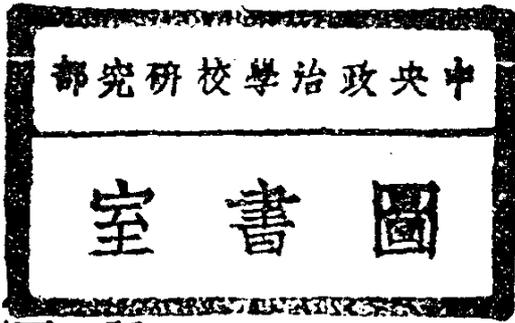
## 七 英法帝國主義與雲南………(二五)

地大物博的雲南——滇邊的民族——英國對雲南的侵略——

片馬問題——江心坡問題——班洪事件——法國對雲南的侵

略——滇越鐵道——法國的特殊地位

681.5  
888  
2



### 編者的話

自世界經濟地理講話與讀者相見之後，筆者曾有續編中國經濟地理講話的企圖，因參攷書和時間的限制，正在躊躇的時候，綏遠戰爭突發，中國的讀者大衆都把視線移到綏遠問題去。筆者轉念以綏遠問題爲引線，跟讀者先談談中國今日的邊疆問題——中國經濟政治地理的重要部分——想也是青年讀者所樂聞的事。

不錯，中國近年關於邊疆問題的新書，已出了不少，現在這本小冊子也有一大部分靠牠們做參攷資料。可是，筆者認爲遺憾的地方，第一就是大多數的著作不免帶有褊狹的民族主義的觀點，對於邊疆問題的因果關



(南)

係，未能作充分的、嚴正的剖析；第二，有一部分著作又嫌蕪雜，雖可供給我們以相當的材料，但未能給我們以一個明瞭的觀念。至於外人所著關於中國邊疆問題的書籍，又多是爲帝國主義辯護，即參攷牠們，也很費斟酌。所以，從新的觀點，有系統地，簡明地來介紹中國邊疆問題的知識，在的今日似仍屬需要。

這本小冊子，既是通俗的東西，而又限於字數，詳細的攷證，條約的錄入等等，自有所不能，不過筆者已儘可能把中國各邊疆地域的問題原原本本地敍出來。原則上在時間較遠的事便較簡略，最近發生的事較爲詳細，不過，以後者的材料搜集不易之故，有時也只好極簡略，說個梗概。而且國中的邊疆現正在急劇地演變中，怎樣拿貯得的邊疆知識，來觀察時事，就在於讀者的善用。

讀者還要知道，中國的邊疆問題，是世界分割問題的一部分，單憑普通所謂邊疆知識還不能充分地了解中國邊疆問題的實際，所以，關於帝國主義的歷史和理論，以及一般國際政治經濟的知識，實是研究中國邊疆問題的基礎。

至於地理歷史和地圖也是邊疆研究不可缺的伴侶，像葛綏成的中國近代邊疆沿革攷，魏建新編的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圖一類的書，都應拿來參攷。

其次，每講之末，所開列的習題，只是舉個例，讀者有興味時，可以更細密地，更深入地自發問題，來尋求答案，地圖和大事表一類東西的製作，也可幫助記憶和理解。

最後，本書成於倉卒，錯誤自所不免，至願專門學者和讀者的指正。

書中所根據的材料，所採的地圖，多受國內外的專門學者之賜，也應在此表示謝意。



## 一 中國邊疆問題的本質

從綏遠  
戰  
爭說起

遠的暫時不說了，單是從「九一八」瀋陽事變到現在，中國的邊疆便鬧出不少的岔子來，不待筆者喋喋，讀者當還記得：東北三省送掉之後，在內蒙方面跟着有熱河的淪陷，察北的喪失，以德王爲領袖的自治運動的爆發；在新疆方面，發生回民反對金樹仁政權的大暴動，馬仲英和盛世才的戰爭，南疆喀什噶爾的獨立；在康藏方面，有藏軍與劉文輝軍隊的交戰，藏軍的入犯青海省境，達賴喇嘛死後的西藏內部的糾紛；在雲南方面發生英軍侵入班洪的問題。最近德王在日本的嗾使脅迫之下，借「防共」的名義公然欲以武力造成第二

個「滿洲國」，引起綏遠戰爭，激動全國民衆的民族意識。現在戰事雖似已停頓，實際上，內蒙失陷的危機決不因此而緩和。

誠然，近世中國邊疆的土地失陷和民族紛擾的事件，是數之不盡，但是，以「九一八」事變爲契機，這幾年中國全部邊疆顯然交多了事之秋，是不可否認的事實。現在全國屬目的綏遠問題，只是滿洲事變以後引起的軒然大波中的最高峯，邊疆全部問題中的最迫切，最顯著的吧。後頭當然還有不少的瀾濤翻覆洶湧，甚至捲上這個「中國」號的船面，衝破船腹。怎樣渡過這個驚濤險浪，實是這個有覆舟的險的「中國」號的全體船員之責呵！

目前中國邊疆問題的嚴重性，不用怎樣說，已可明白，但是這個問題是很複雜的，正確的觀點，正確的認識，非常重要。比方以綏遠戰爭而

論，我們現在都知道德王是「某人」的傀儡了，可是有些邊疆問題的國際的背景便不這樣的明瞭，馬仲英之亂和南疆的獨立，就是一例。又如蘇聯與外蒙和新疆的關係，是否應與「某人」之於內蒙，相提并論，是國內一些青年感到疑惑的問題。究其竟，中國邊疆問題的國際的真正意義怎樣，先有探討的必要。其次，說到綏遠問題時，我們不獨見「蒙漢感情」這一類的話，還聽見甚麼「盟旗」「王公」「章嘉活佛」「班禪喇嘛」「百靈廟」等名詞，這就是說中國邊疆問題不單是包含有民族問題在內，而且顯出中國的邊疆在社會經濟組織以至地理上有牠的與本部不同的特徵，這種特徵，在問題的形成與解決中佔甚麼位置，也是很值得研究的。最後，我們還知道，內蒙的自治運動已在前三年多發生的，曾經中國當局的多方「宣慰」「宣化」「巡視」，而結果仍不免於德王的「獨立」。究竟中國政府

對邊疆是不是有政策，是甚麼政策，政策的效果怎樣，也不能不加以客觀的敘述和批判。所以我們想在下頭，先把今日中國邊疆問題的本質與緣起作一般的論述，然後進而把各個邊區的問題較詳細地分別加以說明，來認識牠們的特殊性。



甚麼算是中國的邊疆呢？通常把「本部」與「邊疆」對立，而中國的本部往時是指十八行省的，說十八行省以外才是邊疆，那當然不符事實，因為至少雲南也是邊疆。有人說，中國的四境中除了東南濱海外，陸路邊疆包含東北三省、外蒙、新疆、西藏及雲南、廣東、廣西。從表面上看來，這種說法是對的。可是，自從外蒙獨立，滿洲熱河淪陷於日本，內蒙便事實上是中國北部的最前的防衛線。其次，與西藏接壤的西康，因西藏事實上淪為英的保護國，與西

藏發生種種糾紛，中英藏問題便波及西康。所以我們的論究也應當把內蒙和西康包括進去。至於廣東廣西兩省雖也與國外毗連，應置於邊疆之列，但以至今還沒有發生嚴重複雜像前述諸地域的問題，暫闕而不論（誠然，廣東的海南島已爲日本所窺伺，說不定將來也會發生問題）。

在名義上，中國誠然是世界上一個龐大的國家，但是，中國的領土（連外蒙在內）估計一一、一七三、五五八平方公里中，上述的邊疆地域（滿洲、外蒙、內蒙、新疆、西藏、西康、雲南），便占去八百萬平方公里，約百分之七十。中國現在，已只餘半壁江山，如果綏察終於失陷，雲南西康又爲英國所蠶食，不特中國的地圖更要縮小，華北、西北、四川諸省淪爲邊疆，而且整個國家恐也不能苟延殘喘了。

世界分割  
問題  
的一部分

不錯，中國差不多自有歷史以來，就有所謂邊疆問題，或因為漢民族的對外的武力征服，或因為四周的經濟較落後的民族的入侵、衝突、接觸發生，便惹起較嚴重的邊疆問題。但是，那時的問題只是民族間的關係，征服者與被征服者，剝削者與被剝削者的關係的問題，但是現在的邊疆問題却不是那樣的簡單。同時現代中國的邊疆問題不是像有些國家那樣，光是邊疆的國防，或邊區的開發的問題。所以，甚麼「懷柔」呵，「籌邊」呵，「殖邊」呵，等等方策，對於中國邊疆問題的解決，只是隔靴搔癢。

我們首先要明白，現代中國的邊疆問題與過去的和別些國家的邊疆問題主要地不同的地方，在於牠是與帝國主義有關，更明白地說，牠是世界分割與再「分割」問題的一部分。遠在十七世紀末年，因俄人在雅克薩築城

而起的糾紛，及後來中俄間締結的恰克圖等條約，像是現代中國邊疆問題的前奏曲，但是那時的問題只是前資本主義時代的俄國遠東征略的產物，國境的劃定和地域間的互市關係是那些條約的內容，與現在的邊疆問題仍有很大的分別。可是，自從十九世紀中葉，歐西列強對東方的蠶食驟見緊迫，以鴉片戰爭做導火線的帝國主義對中國侵略發動以後，中國的藩屬緬甸安南朝鮮次第喪失，現代的中國的邊疆問題便開始發生，並且一天比一天緊急嚴重了。在本質上，中國的邊疆問題與土耳其帝國的瓦解實無二致。我們誠然不能否認中國邊疆問題發生的內在因素——如中國邊疆的地理上經濟上的特殊性，民族間的軋轢等——但是，現在的中國邊疆問題之所以異於過去的，却不在於這些內在的因素，牠的特性實由帝國主義所賦與。比方以回民族的暴動來說，在清朝便有好幾次（例如乾隆朝的大小和

卓之亂，嘉慶朝的張格爾之亂，同治朝的東干回和阿左柏伯克之亂，到末一次的東干回亂（一八七一年，同治三年），已插上俄國乘機占領伊犁一幕，到了最近幾次的回亂，更顯然有帝國主義者的魔手直接的干與，不是單純的漢回民族間的衝突了。

至於中國邊疆之所以惹起帝國主義者的饞涎，而使他們亟謀分割的原因，詳細留待後頭再論。在這裏我們只想指出中國的邊疆，或是本身儲有豐富的資源（例如東三省、雲南、新疆），或可供帝國主義向內地侵略的階梯（例如雲南西康之爲四川侵略的階梯，）或是在帝國主義對自己的殖民地的控制保障上有重要的作用（例如西藏新疆之於印度），或在將來的戰爭上有軍路上的重要（例如內蒙新疆）。中國的邊疆既恰是與帝國主義的國家，英法日和帝俄的領土或殖民地接壤，在牠們的牙爪之間，更容易

生牠們的覬覦之心。這些帝國主義國家間的明爭暗鬥——如英法之於雲南，英俄之於新疆西藏，日俄之於東三省和蒙古——使中國的邊疆問題愈加嚴重，愈加複雜。所以我們單知道邊疆問題的帝國主義的背景仍是不夠，還須明白衝突錯綜的諸帝國主義的利害與中國邊疆的關係。

蘇聯與  
中國邊  
疆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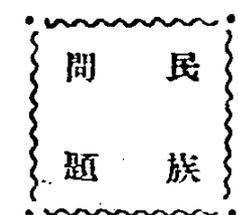
以世界再分割爲目的第一次的帝國主義戰爭，不特捲起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和民族自決的波濤，而且促成了一個努力於全人類的解放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蘇聯之代帝俄而興，在中國的邊疆舞台上所任的角色雖全然不同，但却是同樣的重要，甚或更重要。外蒙得蘇聯的援助而獨立，及蘇聯對於東方其他被壓迫民族的助力，使中國的邊疆問題添了新的，特異的色彩。而正因爲這個緣故，中國的邊疆問題便益複雜迷亂，帝國主義對中國邊疆的吞併更急。爲防止印

度的赤化計，英國便亟謀伸手新疆，日本藉新疆和內蒙「赤化」的中傷，用共同「防共」的提議，謀把中國北部西部的邊疆全置於牠的包圍蘇聯陣線之內，到現在已成共知的事實。我們一方面不應惑於帝國主義者的宣傳，把蘇聯與牠們併為一談，但是，他方面蘇聯這種新的作用以及蘇聯與中國邊疆的關係，蘇聯與帝國主義在東方的衝突已成爲目前中國大部分邊疆的問題的核心一事，我們尤應緊記在心。抱着狹隘的民族觀念，近視的世界眼光，來研究近代中國問題，決不能把握到牠的真相。

地理上  
的  
特殊  
性

中國邊疆諸地域的地形、風土、物產，雖各有自己的特性，但大體上具有與歐亞大陸共通之點，反而與本部顯然不同，例如高原的地勢，冬期冰結，冬夏溫度懸殊，雨量稀少，西伯利的氣候，沙漠的綿亘，都是大部分邊疆地域的顯著的共通特徵，與西伯利

亞或中央亞細亞類似。在歷史上以這種地理環境為基礎的民族，自然營與中國本部不同的經濟生活，發展另一種的文化，阻害與本土的密切的結合。過去中國的征服者的單純的政治的軍事的紐帶，只能暫時抑止這種離心力，邊疆的騷亂便不時發生。可是現代的邊疆問題的發生却不是以這種所謂「先天的」因素為推動力。我們研究邊疆問題時，誠然要注意到牠的地理環境特殊的性質，但是帝國主義代言人的學者藉口地理的境界與政治的境界不一致之說，替他們的主人鼓吹中國邊疆的兼併，我們却要力關。



中國邊疆的民族，除了滿族已完全跟漢族同化一部分，和回族差不多完全同化之外，在生活方式、語言、宗教、風俗上顯與漢民族不同，即他們的容貌，也屬於別個的人種。

漢民族移民占住民的大多數的東三省，也有蒙古及其他種族的在，雲南

的邊區也是以夷族、苗族等異民族做主人公。新疆更是世界的一個東方人種博覽會。漢民族多年的政治支配和與他們的雜居，仍不能完全泯滅民族間的界限。有些邊疆的住民與牠們的外廓的住民同屬一種族，也是我們所不能否認的事實，例如新疆的住民中有幾族與蘇聯屬的土耳其斯坦的住民同屬一系，滇邊的揮族便屬暹羅系統。有時，這種民族還帶着天幕和家畜羣，越過政治的境界而到彼方去。種族問題的存在當然使中國邊疆問題複雜化。在民族潮流澎湃的今日，民族意識的覺醒，真正的民族自決，民族文化最高限度的發展，本是號稱五族共和，以扶植弱小民族為原則的中國所應贊同和積極支助的，拿支配民族的優越感，來強行同化甚至採用高壓政策，當然是不對的。但是，帝國主義者利用這種民族間的不融洽的存在，假借援助弱小民族的美名，煽動脅逼中國邊疆獨立，第二步便把牠們

化爲自己的殖民地，如日英所爲的那樣，我們站在世界被壓迫民族的共同立場，只有與他們協力對帝國主義抗爭。

落後的  
經濟  
階段

中國邊疆的經濟制度，生產方式，除了東三省外，遠較本部爲落後，大部分地方尙滯留於原始的階段。游牧是邊疆諸民族的主要的生產方式，甚至有以狩獵爲業的民族（如滿洲的索倫人、唐努馬梁海的蒙古族），卽有農業也是極粗放的經營。工業更是幼稚，只有小規模的手工業。在交通不便的地方商業仍取物物交換的形式。貧富之別，私有制度，榨取者與被榨取者的階級的分化，在歷史上已發生許久了，但是，這些民族的社會經濟形態與中央亞細亞民族一樣，同屬於所謂「東洋游牧封建社會」的型。在他方面，移殖到邊疆去的漢民族，主要都以農業或商業爲生。邊疆雖是地廣人稀，但游牧民族所需的

牧地是愈多愈好的，漢人墾殖的土地越廣，以游牧爲業的異民族的牧地越狹，民族間的齟齬由此發生。至於到邊疆去經商的漢人，多是不定住的，抱着滿載而歸的念頭。經濟較發展的民族與經濟落後的民族間的貿易，本來就是不等價的貿易，與商業資本結合的高利貸資本的剝削，也使邊疆民族的經濟生活受嚴重的影響。加以這些剝削者的政治力的假借，更容易造成邊疆民族對漢民族的惡感。

宗教的  
特殊  
意義

邊疆民族的社會經濟形態，既是那樣的原始，宗教當然是他們的生活中心一個極重要的因素，支配力很強，甚至宗教的支配者同時就是政治的支配者（如西藏的達賴班禪，從前外蒙的活佛）。喇嘛教，回教，是邊疆民族的主要的宗教，此外還有薩滿教（註一）和其他更原始的宗教（如滇邊民族的拜物教）。邊疆的民衆不單

是受宗教的束縛，而且多受僧侶一層的剝削。就中，喇嘛教遍於西藏、西康、青海、蒙古和東三省的一部分，爲過去中國邊疆搏合的一種要素（註二）。喇嘛僧侶是蒙藏民族的社會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支配者，同時又是他們中的差不多唯一的知識分子。清代固曾利用喇嘛教來懷柔蒙古，使驃悍的蒙古民族受宗教的迷醉而萎靡不振得到相當的成功，到現在中國政府還笨拙地師此故智。同樣，英俄兩國也拉攏達賴班禪兩喇嘛在擴充牠們的勢力於西藏，帝俄藉活佛的勢力，謀蒙古的侵入。近年日本佛教徒在滿蒙的佈教，在西藏的長久滯留，藉以進行煽動奸謀的工作，也是利用邊疆民族的宗教的狂信。回教比較上富於排他性，回族雖有大部分與漢人同化，然以宗教的信仰不同之故，回漢通婚之禁仍嚴。這種宗教上的差別，一方面使回人的團結甚堅，他方面使漢回間常存有畛域之見。帝國主義者便乘虛

而入，策動回族王國的樹立。此外，內蒙的天主教有特殊的勢力，也很可  
注意（註三）。

中國政  
府的邊  
疆對策

近代中國邊疆的淪陷和屢次發生變亂，中國政府的邊疆  
對策的失當，實要負一大部分的責任。自清中葉以來，中  
央政府對於邊疆地域只取敬而遠之的消極態度，甚至漠不關  
心，完全不知邊情。清末大臣不知有片馬一個地方，已是共知的笑話。當  
一九〇四年榮赫鵬 (Younghusband) 率領的英國軍隊向西藏首都拉薩進逼  
的時候，英公使薩托 (Satow) 帶這個消息向清政府外務部訪問，看見外交  
當局的極安靜冷淡的容態而驚駭起來。而且外交當局還向着英公使指摘達  
賴喇嘛的頑陋無智，以英兵的拉薩進軍爲然（見榮赫鵬所著印度與西藏）。  
這故事出自侵略者之口，雖未免形容過甚，但徵諸其他事實，亦不是完全

不可信。高壓的政策，雖有時也試用一下（例如清末趙爾豐之經略西康和進兵西藏），但傳統的對策還是羈縻政策。甚麼「宣撫」「冊封」「贈諡」「致祭」一類的法寶，到現在還搬出來，這只表現當局對疆邊問題的無策。因列強對中國疆邊的利害衝突倚賴一國來牽制別國的方法，也是中國邊疆政策的一面，例如一九一〇年駐藏幫辦大臣溫宗堯，條陳西藏保存策，便欲藉英以制俄，藉俄以制英（註四）。張作霖初時欲藉日本的勢力來收回中東路，其後東三省當局又欲藉美國資本來牽制日本，也是抄這個本子。可是，如果政府沒有基於自主的行動，作斷乎的處置的意志和能力，這種政策不獨不能奏功，而且使邊疆問題更增糾紛，更加嚴重。邊疆有事變發生，不作釜底抽薪之計，只因循敷衍，想偷安一時，也是大大的失策。前幾年當局對內蒙自治的「半擻」的政策，就是一例。

中央對於邊疆既多半取消極的政策，邊疆經濟的開發，文化的發展自然談不到。當地的漢人或滿人統治者，以「山高皇帝遠」之故，更得爲所欲爲。政治的腐敗，賦稅的榨取，土地的掠奪，對邊疆異民族的不公平的待遇，便常引起這些民族的反感，就中墾地和稅收兩問題以直接對於邊疆民族發生嚴重的影響之故，更易激起變亂，容後詳論。

怎樣解決  
邊疆問題

中國的邊疆問題到了今日，已是嚴重萬分，不容我們再忽視了。當然，這問題的焦點，在於已失的邊疆地域的恢復，和瀕於失陷，或形同失陷的邊疆地域的保衛。換言之，就是在邊疆方面對帝國主義的抗爭問題。這種抗爭當然非聯合邊疆的民族成立統一的陣線不可（在東北四省是援助和擴大義勇軍的問題）。不過各民族的絕對平等，真正的民族自治自決的尊重，實是這統一陣線的前提。

華夷的謬見，漢民族的自大之感，以及一切帶有往時征服者或藩屬的宗主國的臭味的態度，都足以做這種聯合陣線的障礙。同時，在殘存的邊疆地域，政治的壓制的解放，財政和經濟剝削的消除，產業的開發，文化的啓蒙運動的推行，都屬必要。較遠大的不必說了，就是民族自治的自動地許與，一切苛捐雜稅的廢除，商業不當利得和高利貸的取締，以邊疆民族生計爲先決條件的墾地制度的改善，畜種的改良和畜病的防止，新的農業技術的普及，喇嘛教的逐漸的破除，文盲的廓清等等，如得實現，邊疆民族的一般民衆的痛苦便減去不少，他們的對帝國主義抗爭的能力，也就加強。誠然，在現在中國內地民衆還是一樣呻吟於種種壓制剝削的時候，邊疆的這些設施，是談何容易，但我們却不能不以這些施設爲最低限度的目的，與邊疆的有覺悟的大衆一同努力。

其次，中國的邊疆既與牠們的外廓的地域在地理和民族上有密切的關係，那兒以平等待我們的國家或同受壓迫的民族，也當與牠們聯合起來，以增強對帝國主義抗爭的力量。

最後，中國的邊疆既有種種的特殊性，問題又是多方面的，我們一切爲邊疆的防衛，爲邊疆的弱小民族的自由而奮鬥的人，對於各邊疆地域的地理、歷史、民族、社會經濟形態、宗教、及其他社會生活、資源、交通、國際的關係、民族運動的近況等等，自須有相當的認識。在後頭諸講，筆者就想把這些必要的知識，用最經濟的方法介紹出來。當然，因各邊疆地域的問題的重點不同，性質亦有參差，自不能像年鑑或教科書那樣，呆板地條舉縷述，這是筆者要預先聲明的。

(註一)薩滿教(Samanism)爲喇嘛教輸入以前蒙古所奉行的固有的宗教，崇拜死靈，並有拜物教的儀式。自喇嘛教普及後，在蒙古殆已完全衰亡。現在尙信奉牠的，主要地是東自白令海峽西迄斯干的納維亞半島的北方亞細亞民族，即是烏拉阿爾泰民族，住於西伯利亞東北部和滿洲的通古斯族，住於西伯利亞西北的阿斯提厄克族等，但今日的薩滿教已受耶佛回教的影響。

(註二)據日人調查，喇嘛僧概數十餘萬，教徒，滿人百五十萬，蒙人二百萬，青海西藏二百萬，合計五百五十萬。另一個估計，說是一千餘萬。喇嘛寺合計約五百寺。

(註三)察綏兩省的天主教寺院約有二百七十餘所，信徒八九萬，大部分爲漢人，宣教師首領多爲比國人。這些寺院擁有很大的土地，租給農人，待遇像農奴一樣。皈依天主教的富農常仗教會力量來欺壓貧農。寺院還編有軍隊，交結官廳。(據日本善隣協

會調查月報一九三六年一月號)

(註四)據王彥威輯清季外交史料所載西藏檔案中的卸任駐藏幫辦溫宗堯杏川督趙爾巽請代奏維持西藏大局摺有這樣的話：「……竊謂自我言之則英俄誠皆外患，皆當防閑，

而自英俄言之，則防英者俄，防俄者英，彼兩雄者各不相容，即各自爲防閑，即各有所忌憚中國。」李鴻章之欲聯俄制日，以保全東三省，也是這種辦法。

### 習題

- (1) 現代的中國邊疆問題與過去的，有甚麼不同的地方？
- (2) 蘇聯在中國邊疆問題中的意義怎樣？
- (3) 所謂『東洋游牧封建社會』的特徵怎樣？
- (4) 宗教在中國邊疆中有甚麼作用？
- (5) 對於最近中國政府對邊疆的對策有甚麼批評？

### 參考書

- 華企雲 中國邊疆 (新亞細亞學會)
- 葛綏成 中國近代邊疆沿革考 (中華)
- 凌純聲等 中國今日之邊疆問題 (中正)

入江啓四郎 中國邊疆與英俄的角逐（日文本）

西村雄三譯 東洋封建制史論——特別是游牧的牧畜社會的封建制度一文（日文本）

新亞細亞雜誌

西北雜誌

## 二 滿洲事變的前因後果

東北邊疆  
的重要性

東北四省的淪陷，轉眼又五年多了，不獨未見一寸失地的收復，而且以這事變為契機，別的邊疆地域，以至華北又岌岌可危。滿洲事變實是中國邊疆失地史中最重要的一頁，同時也就是世界第三次分割中最厲害最典型的一刀。想知道東北怎樣會喪失，牠給日本吞併對於中國和世界有甚麼關係，我們要先對於牠的地理情況、經濟資源、產業等等，有相當的認識。

先拿面積來說，遼甯、吉林、黑龍江、熱河四省和察北的一部占地一百三十餘萬平方公里，等於中國全面積的十分之一，日本總面積六十八萬

方公里的二倍，日本內地的三倍半。人口三千二百八十餘萬，當中國全人口百分之七左右。地廣人稀（每平方公里二五人），有很大的墾殖的可能（註一）。

東北四省在地形上是一個大平原，地味肥沃，氣候雖屬於大陸性，然在夏季，溫度比同緯度的其他地方較高，適宜於作物的生育。可耕的土地占全面積百分之三四，現在已墾耕者不過可耕地的四四％。總人口中的八五％為農民，而務農者是以移殖的漢人為主。經營方法遠比內地為粗放。大豆、高粱、粟、玉蜀黍、小麥是那兒的主要農產物（約占全農產額的七八成），就中大豆占總耕地的三〇％，牠的收穫占全世界七五％，產額中有八〇％供輸出。這種單一生產是殖民地農業的特徵，在經濟恐慌時易受嚴重的影響。南滿有栽培米棉的可能，後者對於日本有特殊的重要，此外

尚有麻、柞蠶絲、煙草、甜菜、忽布等特殊產物。在北滿仍貯有豐富的原始森林（合計木材蓄積量三十七億立方公尺），往時年有輸出。東北以有廣漠的牧野和豐富的飼料之故，牧畜到處都有經營，北滿尤盛，特別是蒙古人的主要生業。綿羊的增殖和質的改良很有希望。

但是，滿洲的最大的經濟價值，還是在於牠的豐富的礦物資源。石炭的埋藏量占中國的大部分（一向估計四十八億公噸，最近估計一百四十八億公噸），年產千萬噸。鐵的儲量估計十二億公噸，占中國全儲量二分之一。此外滿洲特有的豐富的頁岩（儲量五十四億噸），世界第一的菱苦土礦（可以提取鋁）以及金、鹽，都有經濟上的價值（鹽產百分之九十輸出日本及各地，關東州的曹達灰工業便靠這種豐富的原料）。從這方面說來，滿洲的淪陷使中國在工業建設的基礎受重大的損失，反之，煤鐵和輕

金屬都悉缺乏的日本得了滿洲却有不少的補助。

可是，滿洲雖有豐富的原料資源和廉價的勞動力，工業的發達還是落後。鐵道工場、製鐵、製油、肥料瓦斯等近代大工場爲日本所獨占；所謂滿洲三大工業的油房，麵粉和釀酒，是舊式的小規模工業。所以滿洲也是一個消納內地和外國商品的大市場，而鐵道的建築及其他產業的開發又可供過剩資本的輸入。至少在這兩方面，英美也需要滿洲的門戶開放。

戰後滿洲的貿易急劇的發展，以原料大量輸出之故，有巨額的出超，每年常在一億海關兩以上，由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九年滿洲的出超達九億海關兩；反之全中國的入超在同期間每年平均二億兩。又滿洲的對外貿易每一人口之額超過內地的三四倍，在事變的前夜，占全國輸出的三分之一，全輸入的四分之一，滿洲之失，對於中國對外貿易的之大，可以想

見。

至於滿洲的鐵道問題實是帝國主義利害衝突的焦點，瀋陽事變最重要的導火線，後頭有較詳細的講述。這裏想提起的就是，滿洲地方遼闊，雖有大河流灌注而冰期頗長，經濟的開發，要靠鐵道網的建設。且滿洲既與日屬朝鮮，俄屬西伯利亞接壤，東省鐵道的建築及其統制，實爲謀吞併滿洲的帝國主義者不可缺的步驟。自帝俄取得中東鐵路的建築權以來，東省鐵道的發展頗速，大戰後中國的土著資本在這方面亦急起直追，到九一八事變的前夜，滿洲的鐵道已達六千公里（內中東鐵道千七百公里，南滿鐵道千一百公里，中國所屬鐵道約三千公里），滿洲的喪失，使全國鐵道減去三分之一有奇。

最後，東北四省在地理的位置上拊華北之背，與察綏相連，牠們的淪

陷，使華北以至西北失去屏障，日本的鐵蹄可以隨時馳騁西蒙，蹂躪關內，中國愈陷於被包圍的形勢之中。他方面，「滿蒙」的取得，使日本對蘇聯的包圍陣線在主要之點完成，愈促牠對蘇聯作戰，而中國被捲入戰爭的漩渦也愈大，所謂「中日共同防共協定」就是這個意思。

列強侵略  
的回顧

滿洲既有這樣豐厚的內實，而又恰是日俄的爪牙所及，與美國遙遙相對，因而成爲中國邊疆中諸帝國主義最垂涎之物。近代滿洲經濟急劇發展的歷史同時就是列強對滿猛烈爭鬥的歷史。九一八事變的來臨，實是這個歷史的發展的結果。試從這事變回顧一下，列強對滿洲的侵略，可以分作三個時期：自中日戰爭至日俄戰爭爲第一時期，自日俄戰爭至世界大戰爲第二時期，自世界大戰至「九一八」事變爲第三時期。而鐵路權的爭奪像是一條紅絲那樣貫串於各時期

間，可作爲歷史發展的線索。現在略把各時期的特徵分述如下：

第一期可以說是日俄廝拼的時期。日本大陸政策馬到成功的中日戰爭的結果之一就是遼東佔領，當日本正要刈取這勝利的果實的時候，北方的帝俄本以朝鮮滿蒙的吞併爲目的，又恐遠東南方的出海口爲日本所閉塞，藉德法的積極支持，向日本進嚴重的忠告，日本逼得放棄遼東。由這事可見資本主義列強間對滿洲的鬥爭一開頭便達到白熱的程度。日本退却之後，帝俄自視有功，遂要求中東鐵路建築權以作報酬（一八九六），藉法國資本之助，敷設橫斷北滿，與西伯利亞鐵路相接的鐵道，并與清政府締結軍事同盟密約；繼強借滿洲的最良的港口旅順和大連（一八九七年底），開中國第一次瓜分危機之端。這時候日本資本在南滿的進出，亦已着着有成效，在他方面，美國的資本的活動又想從朝鮮擴展到滿洲去，屢向俄國

和清政府提議縱貫滿洲的鐵道計劃（一八九五年及一八九八年），以俄國的拒絕而失敗，美國商品（主要地是棉布）在滿洲的進出雖略有成功，但大慾究不能償，門戶開放的通牒（一八九九年）主要地是爲滿洲而發。當中東鐵道快將完成的時候，俄國藉口拳亂，以大兵占領滿洲的重要城市，向中國提出事實上割讓滿洲的要求，以爲撤兵的條件，同時復投資積極開發滿洲的產業，因引起日英美列強的反對，促成日英同盟。日本自還遼以後，本已積極準備向俄報仇，這時因俄國的外交上孤立，便以朝鮮的紛爭爲契機發動日俄戰爭。

第二個時期主要地是日俄協調分割滿洲時期。日俄戰爭既以滿洲爲戰場，俄國戰敗，締結朴資茅斯條約，其中關於滿洲的規定，就是中東鐵道的南部（由大連至長春）讓與日本，這即是說日俄把南北滿洲分割爲各自

的勢力範圍。於是日本先極力進行南滿的獨占，續向中國取得其他鐵路建築和產業開發的權利。退却的帝俄爲保持在北滿及蒙古起見，被迫與日本締訂分割滿洲的舊約（一九〇七年）。同時，美國重提牠的滿洲鐵道國際化——也即是美國化——計畫（一九〇五年及一九〇九年），英國也加入競爭，謀投資新民至法庫門的鐵道。以滿洲的收入爲担保，以滿洲的產業開發爲目的，由美國主動的英美德法四國的借款又在進行中。這種情勢使敵對國的日俄倒站在共同的利害關係上，而提攜起來。到了辛亥革命的時侯，帝俄更欲趁火打劫把北滿即時合併。可是不久，世界大戰的爆發使帝俄的這個夢粉碎了，而日本獨占全滿的時期便來臨。

第三個時期是日本壟斷滿洲，日美對立和中國資本掙扎抗爭的時期。在這時期的開頭，日本利用列強的無暇東顧及袁世凱稱帝的野心，便提出

有名的「二十一條」，關於南滿和東蒙的要求簡直是把這兩地事實上化爲日本所有。美國認這個協定破壞門戶開放政策，首先提出反對。忙於西部戰爭的帝俄，反承認日本對華的優越權！與日訂立軍事同盟條約（一九一六年）。不久，美國以參戰之故，對日本不得不作相當的讓步，而有承認日本在滿的「特殊權益」的藍辛石井協定，但同時想以這協定來限制日本對華的霸權。事實上大戰期間日本在滿洲的鐵路及其他產業經營已有急劇的發展，煤鐵的生產激增，對外貿易由日本壟斷。當俄國革命的初年，日本乘機欲獨占北滿和完全支配中東鐵路，但以厄於美國和法國的阻梗，中東路歸協約國共同管理。張勳復辟事起，日本提出以滿蒙正式保護權的樹立爲援助的條件，這事實爲「傀儡國」製成的前奏曲。不久，日本藉西原借款，而取得吉會鐵道及其他四鐵道的建築權，及北滿的森林和採金權（一

九一八年)。日本的資本的這種單獨活動，引起美國的反擊，而英國亦予美國以支持。在華盛頓會議中，英美合作的結果使日本不得不作戰略上的退却，放棄北滿和減少南滿獨占的色彩。關於中東路權問題，以日美法諸國相持不下，延宕未決。在他方面，革命後的蘇聯宣言放帝俄時代一切的利權、特權，認中東鐵道爲純然的商業企業，進行與中國締結平等的中東鐵道管理協定（一九二四年成立）。事前日本及其他帝國主義者已加以反對，事後列強復慫恿張作霖阻撓，因有奉蘇協定（一九二五年），并發展爲後來的武力收回中東路運動及奉蘇戰爭。

自華盛頓以後，日本在滿洲仍保持牠的獨占的地位，鐵道的建築亦有進展，但日本資本的活動已呈停頓的傾向，在滿洲貿易中的比重亦漸見減少。日本經濟地的這種弱化，第一是由於日本資本的獨占組織間的相互競

爭；第二，是列強間鬥爭的結果，——特別是美國資本的壓迫的結果；第三，却與滿洲的中國土著資本的發展有關。第三項是引起「九一八」事變的直接導因，我們要略加說明。

原來，滿洲的土著資本主義在日俄戰爭時，受了戰爭的刺戟，已見萌芽，世界大戰更給他以發展的好機會，油房、麵粉業、皮革、酒精等工場勃興，中蘇協定的締結，舊俄的地方工業壓迫政策的放棄，在北滿也造成一個好的經濟條件。但是土著資本發展的根本的和決定的原因還是在於帝國主義諸國間——特別是日美間——的相互鬥爭。滿洲自戰後成爲對外貿易巨大出超的地域，封建軍閥及地主，藉着多年賦稅的榨取，地租或高利貸的剝削，壟斷的土地的高價分售，工業的投資，已積有相當的游資，可供企業的活動。恰值這時美國的對滿政策轉趨積極，正式破棄藍辛石井協

定，謀先援助中國資本來跟日本對抗，并以爲自己的掩護物。日本恐怕引起日美重大衝突的葛藤，暫時隱忍。在這種有利的形勢下中國資本首先在鐵道的建築方面發展起來。自一九二五年至滿洲事變的前夕的短期間，中國資本建築的鐵路已達一千五百公里，其中的一半（例如打通，瀋海和吉海鐵道），可作爲日本的南滿鐵路的競爭線。日本因提起嚴重的抗議，張作霖却多方避免牠的要求的承認，反之，當美國銀行家對滿鐵的借款將成立的時候，以東省當局及中國民衆的反對，美國臨時縮手。日本與滿洲支配階級這種關於鐵道及其他方面的紛爭，到一九二八年三四月間達到頂點，結果發生皇姑屯張作霖炸死的事件，可是，代執政權者不獨取消滿洲的形式上的獨立，而且公然取親美的政策。那時恰是世界經濟恐慌向滿洲襲來的時候，基礎脆弱的中國資本不得不乞靈於華爾街的銀行大王，在他

方面，日本在滿的鐵道經營、貿易因恐慌的影響，與中國土著資本的競爭頓感不利，行將實施的高率中國關稅（一九三一年）又使日本惴惴不安。恐慌後取通貨膨脹政策的美國資本的積極活動，無疑地使日本的情勢更爲惡化。在九一八事變的前夜，美國資本除直接間接參加滿洲的鐵道建設之外，還侵入汽車運輸、公路建設、航空交通、石炭工業、無線電、電力事業方面。最後，在美國的保護之下的葫蘆島的築港——使中國方面的鐵道具有獨立性和競爭能力的築港——已到危及日本在滿洲的經濟支配的基礎的一步了。這就是說日美的滿洲鬥爭已到短兵相接的時期了。日本因向東北當局提出完成吉會路，移交中國建築的鐵路於南滿管理等要求，而東北當局以有美國支持之故，故意遷延推擋。日本既已到途窮反噬的時候，而美國又正在恐慌的深處，不敢對日本作武裝的制裁，以暴力占領滿洲便成

爲日本帝國主義的必要而且可能的出路了。

中國政府  
的  
滿洲對策

由上項簡單的回顧，我們知道，滿洲事變的發生是有牠的歷史的必然，主要地是帝國主義間的激烈的鬥爭的結果。

但是中國政府對滿洲的失策無策，以至出賣的政策，應負很大的責任。借助一個帝國主義國家來牽制別個帝國主義國家是中國政府對滿的典型的政策，在第一時期，欲藉俄以制日，以後欲仗美國資本做靠山，來驅逐日本，而自己却沒有澈底反抗帝國主義的決心和準備，斷送滿洲權益的事層見叠出。例如李鴻章受了俄國的賄賂，而出賣了中東鐵道的建築權，袁世凱爲要稱帝，而「欣然同意」日本的二十一條要求，安福系爲了西原賄賂而斷送了滿蒙五鐵道的權利，都是最著的事實。至於滿洲的統治階級一方面立足於對勤勞大衆的地租、高利貸的封建的榨取之上，是軍

閥官僚、封建地主和商業資本的合體，他方面，在本地的農民和地主與外國資本間演媒介的作用，要倚靠外國的資本。所以對內則見政治腐敗，高壓暴斂，即經濟的開發也帶投機的性質；對外則有時對帝國主義取痙攣似的反抗態度，有時屈服，有時背叛一個帝國主義的主人而投到另一個主人的懷裏。東北的支配階級的布爾喬亞的自覺雖始自清末（註二），但到了最近還脫不了這種殖民地的半封建的臭味。反之，對於自動放棄了帝俄在滿洲的權益的蘇聯，不獨不與牠作密切的聯合，而且還聽了帝國主義者的挑撥，取仇視的態度，也是由於這種階級的根性。到了「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後，當局更毫不抵抗地將東三省，以至熱河察北奉送給日本，一方面以倚賴國聯，倚賴英美的制裁，倚賴「國際正義」來掩飾。結果，滿洲的失陷已成定局，而華北察綏便有為滿洲之續的危險了。

事變以後的滿洲

自瀋陽事變到現在的五年間，日本殖民地化滿洲的行程和以滿洲獨占爲基礎而發展的大陸政策是在加緊地進行着。首先我們看見所謂「日滿一體」在政治上經濟上均已強化。

不單是日軍担任偽滿的國防，政府實際上由日本人官吏主持（所謂總務廳中心主義），關東軍司令兼日本駐「滿」大使是偽滿的太上皇，而且還有所謂「協和會」「日滿經濟共同委員會」等機關，公然來執行指導偽滿政府的任務。偽政府的關於財政、產業及其他一切的政策法令，都是爲着便利日本的獨占而設（例如重要產業的統制，關稅的改正等等），最近朝鮮總督南次郎且發出日本在朝鮮的國境應由圖們江進至黑龍江的言論，實是日本正式合併滿洲的先聲。

事變以後日本在滿洲的積極經營，在日本方面看來，雖然說還有許多

問題，未能如所期望，但是到現在，日本至少有以下的一「成績」可以向別的帝國主義者誇耀了：（一）偽滿的貨幣已與日圓聯繫起來，滿洲金融完全爲日本所操縱，朝鮮銀行爲偽滿中央銀行的太上銀行。（二）在事變以前，日本在滿的投資本已達二十億圓，占外國總投資額的七九%，自事變後到去年十月新投下的日本資本突破十一億圓，連前共三十一億圓，絕對獨占，自不待說。（三）鐵道的延長由六千公里增至九千公里，新建的鐵道主要地是以加緊日「滿」鮮的聯絡（例如京圖線即吉會線），便利對內蒙侵略，和將來對蘇聯的戰爭的軍運（例如齊黑線，牡丹江——密山線等）爲目的。並且現在全滿的鐵道（連從前中國有的鐵道，收買的中東鐵道）全歸滿鐵經營。此外還在建築公路網（主要地在北滿）和開拓航空網，以準備對蘇聯的戰爭。（四）滿洲的重要產業已完全爲日本所掌握，歸日人

經營或主持的「特殊會社」統制。在產業的開發上，以日本的原料國策的實現爲目的，鋼鐵、鋁、石炭等有關軍需工業的原料的生產已見劇增，頁岩提煉煤油及其他煤油自給計畫，略見進展，棉花、木漿、羊毛、小麥的增產計畫亦在極力推行中。新近更擬定產業開發五年計畫，來貫徹「日滿布洛克」及日本原料自給的政策。（五）以貿易論，在事變前日本在滿洲的輸出入貿易總額中占三五%左右，事變後，日本藉着關稅同盟及其他經濟的支配，獨占滿洲的對外貿易。一九三五年，對日本的輸出占總額的一·六%，輸入占七五·五%（中國內地向滿洲輸入額只占五·三%）。因日本對滿投資的劇增，滿洲的貿易平衡已由巨額的出超，變爲巨額的入超。（六）在事變前，日本人在滿洲者約有二十三萬，到現在已增至三十萬，連八十二萬的朝鮮移民合計約有一百一十餘萬。事變後日本曾作過四

五次有計畫的移民，但結果却失敗了。新近日本擬定二十年移民百萬戶於滿洲的計畫。

可是，在他方面，滿洲的民衆從日本的統治得到甚麼利益呢？我們也可以開一篇簡略的賬出來：（一）自偽滿成立的年度到去年度，租稅由八千九百七十萬圓增至一億六千二百萬圓，可見租稅榨取程度之烈。（二）中國地主的土地被沒收，中國的當舖及高利貸業者被日本的同業者驅逐，中國的資本家不是被收奪便是逐漸破敗。東北土著資本地盤的豆餅業和麵粉業陷於破產。（三）糧食的生產大體上減退（一九三一年滿洲的主要穀物收穫額爲一千八百萬公噸，至一九三四年減至一千二百萬，去年一千六百萬公噸）。有好些地方發生飢餓，而鴉片的種植，以專賣之故，反被獎勵。（四）農民以租稅榨取、農產品跌價及軍事的掠奪之故，日益貧困

化。

呻吟在這種政治的壓迫和經濟的榨削之下，無論日本怎樣高壓，中國的政府怎樣棄置滿洲不顧，滿洲的抗日運動仍然會滋長起來。就是據日本方面的報告，東北四省至少還有三萬多的義勇軍，對日本帝國主義作頑強的抗爭。並且從前義勇軍的活動都漫無組織，亦無若何作戰計劃，現在，即日本報亦不諱言「滿洲義勇軍已聯合一氣，成立數軍，而同受一參謀本部之統轄……」甚至身任偽官的蒙古人也作秘密的反日運動（北興安省省長凌陞，以聯蘇反日故，去年四月被處死刑），間島及蘇偽邊境的朝鮮人的種種抗日活動更時有所聞，可見在所謂「五族協和」的「王道樂土」，日本還不能高枕而臥，東北失地的恢復不是沒有希望。這希望的實現就要靠中國民衆對於抗日聯合戰線的努力了。

(註一)在滿洲事變前，中國內地的農民和勞動者移入東三省者年有五六十萬甚至一百萬。單是由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九年移居東三省者有二百五十萬人。朝鮮人移入者每年亦常達五萬。由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三〇年東三省人口增加了一千萬。

(註二)例如一九〇一年在黑龍江省營土地投機而發大財的哈爾濱道台于駟興向東三省總督提議改訂一八八一年的不平等條約，調整滿洲的國境問題，禁止外國人開採滿蒙富源，由國人集資發展黑龍江和花江航運，敷設錦瓊鐵路等，是東三省的資產階級綱領的先聲。

## 習題

- (1) 東北的資源在中國及遠東的重要性怎樣？
- (2) 美國對滿洲侵略的政策怎樣？
- (3) 「九一八」事變與滿洲鐵道有甚麼關係？
- (4) 滿洲的土著資本主義怎樣發展起來？牠有甚麼特徵？

- (5) 日「滿」經濟布洛克的實現已到甚麼程度？
- (6) 滿洲新建的鐵道的性質怎樣？
- (7) 日本在滿洲移民的可能性如何？

### 參考書

- 華企雲 滿蒙問題 (大東)
- 華企雲 中國邊疆 (新亞細亞學會)
- 許興凱 日本與東三省 (崑崙)
- 朱 俔 日本侵略滿蒙的研究 (商務)
- 阿瓦林 列強對滿工作史 (日文本)
- 羅曼諾夫 俄帝國滿洲侵略史 (日文本)
- 陳維貞 九一八後東北與日本

### 三 在歧途上的內蒙

蒙古與  
蒙古  
古民族

在歷史上曾經征服過亞洲甚至於歐洲的蒙古民族，到了近代便成爲俄日帝國主義欲收服的目的物，自一九二一年外蒙的蒙古大衆受了俄國革命的影響，建立自己的國家以後，日本對蒙古的野心轉熾，東鄰「傀儡國」的成立，使內蒙的一部分被吞併了，日本更進而欲席卷全內蒙，不斷向外蒙挑釁，以實現牠的進攻蘇聯，獨霸亞洲大陸企圖。蒙古民族的歸趨怎樣？對於遠東的政局，對於全世界的民族解放運動都很重要。爲要使讀者對於內蒙的危機和外蒙的現狀，有較明瞭的觀點，讓我把蒙古的地理情況和蒙古民族加以簡明的敘述。

萬里長城之北，大興安嶺之西，北方靠着西興安嶺和薩揚山脈與蘇聯屬西伯利亞接境，東南越陰山山脈與中國本部相連，西南以阿爾泰山脈與甘肅新疆接界，廣袤三、三三七、二八三平方公里，平沙浩瀚，稀見人烟的地方，就是蒙古了。通常以戈壁沙漠爲內外蒙古的分界，漠南爲內蒙，漠北爲外蒙，而唐努烏梁海又另爲一部。至於「東蒙」在地理上本指熱河，略及察哈爾和外蒙車臣汗部，而日本所謂「東蒙」則伸張到外蒙的土謝圖汗以及內蒙的東四盟，指鹿爲馬，企圖推廣牠的勢力。

蒙古是一個頗高的高原，中央部純然給大沙漠蓋着，南北方綿亘着廣大的無水草原，緣邊有山脈圍着，河川稀少而水淺。酷烈的大陸氣候，少量的雨量，瘦瘠的土壤，使蒙古大體上不適宜於農業的住民，而爲游牧民族的活動地盤，只內蒙的河套及河川流域才有原始的農業。

關於蒙古民族的歷史，在這裏不容敘及，蒙古民族有他的人種上的特徵，和有自己的語言（屬於所謂阿爾泰族語），支派雖多，大體上可分爲喀爾克、加爾瑪克、（額魯特）布里雅特三大部族，或加入烏梁海族，爲四大部族，居地不限於地理上的蒙古，且及於黑龍江省的呼倫貝爾，遼寧的通遼洮南一帶，吉林的一部分，寧夏（即西套蒙古）、青海以至新疆，以及蘇聯屬的布里雅特蒙古自治共和國，蒙古族人口合計約有二百五十萬至三百萬。

到了近代，蒙古雖已向封建社會（東洋的游牧封建社會）變移，但還脫不了父權的氏族社會的痕跡，以有血緣關係的氏族（Omuk）爲社會單位，聯合擴大而成爲爲部族（Uus或部族聯合（Uu）。清代在行政上把蒙古人分隸若干「旗」（Hosign），把本來沒有包含地域的觀念的民族集團

地域化了。部族會議的形式仍然存在。動產（家畜）早已私有了，奴隸制度也已存在許久了，但土地的所有關係還沒有完全脫離氏族共有之域。可是，在漢人的農業移民多數入居的地域，王公已變質為封建地主，土地的私有和兼併也已發生。

當然近代的蒙古社會已是階級的社會，由貴族、平民、家奴（奴隸）三個階級構成。貴族就是蒙古的世襲王公台吉（或管旗務，稱為札薩克，或不管旗務，即閒散王公），以及各寺廟的喇嘛，均為寄生階級，有奴隸的支配權，但後者的社會地位，一般地比前者為低。平民（*hara humnun*）是由各旗的屬下人之稱為「阿爾巴圖」者，台吉降為庶民者及家奴獨立而成一家者構成。有賦役兵役等義務，對於旗長須絕對服從，與封建制下的農奴類似。奴隸是屬於王公台吉等貴族及富裕的平民的家奴的階級，其先

世大抵是由戰爭獲得的俘虜，沒有戶口，不用服兵役，對於所屬旗札薩克沒有甚麼義務，但對於自己直接屬的主人要負無限的義務，生殺與奪的權在主人的掌握中，奴隸且成爲贈送買賣的對象。

#### 蒙古的特

#### 殊的政制

蒙古自明末成爲清朝的藩屬，清政府取「分而治之」的政策，參酌蒙古原有的部落制度和滿洲的旗制，設立盟旗制度，內外蒙古總計有十三盟一百八十一旗，而總轄於理藩

院，此外在當地復有駐防大臣的設置（例如烏理雅蘇台將軍，庫倫辦事大臣），就近監督或管理蒙古的軍務墾務。「旗」是蒙古的唯一的治區域，政治組織的最小單位，由若干旗合成一盟，爲最高的行政組織，一盟所屬的旗每年或每三年在一定地點會盟一次。盟與旗之間有所謂「部」，却是蒙古的固有的制度，與盟旗沒有關係，各旗都有牠自己的一定的牧地。旗



昭		盟 圖 索 卓						盟			
巴 林 部			唐古忒喀爾喀部	土 默 特 部		喀 喇 沁 部			郭 爾 羅 斯 部	杜 爾 伯 特 部	
右 翼 旗	左 翼 旗	錫 埒 圖 庫 倫 斯 旗	唐 古 忒 喀 爾 喀 旗	右 翼 旗	左 翼 旗	右 翼 旗	中 旗	左 翼 旗	後 旗	前 旗	杜 爾 伯 特 旗
熱		遼 寧	河 熱						黑 龍 江	吉 林	
		此旗不附于任何部 以一個喇嘛做旗長									

錫		烏 達 盟										
烏珠穆沁部		阿魯科爾沁部	扎魯特部		喀爾喀左翼部	奈曼部	敖漢部			翁牛特部	克什克騰部	
右翼旗	左翼旗	阿魯科爾沁旗	右翼旗	左翼旗	喀爾喀左翼旗	奈曼旗	南旗	右翼旗	左翼旗	右翼旗	左翼旗	克什克騰旗
察		河										
以上四盟即所謂東四盟												

察 蘭 烏				盟 勒 郭 林							
	茂 明 安 部	喀 爾 喀 右 翼 部	四 子 部 落 部	蘇 尼 特 部		阿 巴 哈 納 爾 部		阿 巴 噶 部		浩 齊 特 部	
前 旗	茂 明 安 旗	喀 爾 喀 右 翼 旗	四 子 部 落 旗	右 翼 旗	左 翼 旗	右 翼 旗	左 翼 旗	右 翼 旗	左 翼 旗	右 翼 旗	左 翼 旗
綏				爾 哈							

盟 爾 哈 察							盟 昭 克 伊			盟 布			
察 哈 爾 部							鄂 爾 多 斯 部			烏 喇 特 部			
右翼鑲紅旗	右翼正紅旗	右翼正黃旗	左翼鑲黃旗	左翼正白旗	左翼鑲白旗	左翼正藍旗	左翼前未旗	右翼前旗	右翼中旗	右翼後旗	左翼前旗	後旗	中旗
遠 綬							遠 綬			遠			
除上之八旗外 尚有商都牛 羊四牧							以上兩盟即 謂西二盟						

內 蒙 古				
歸化土默特部四特別旗				
額濟納旗	阿拉善旗	歸化土默特旗	伊克明安旗	右翼鎮藍旗
	寧夏	綏遠	黑龍江	

「旗」有旗長（札薩克）一人，是具有一旗的行政司法權的世襲王公，札薩克以下，設有協理台吉、章京、梅倫、札蘭、佐領等職，分理「旗」中各項事務。盟設盟長副盟長各一人，由理藩院就札薩克及閒散王公中任命，辦理各旗間的交涉事務，但不能直接干涉旗的行政，對札薩克，大體上只立於監督的地位。以上是內外蒙古共通的特殊政治制度，民國成立以後，理蒙的中央機關，雖由理藩院改為蒙藏院，再改為蒙藏委員



會，內蒙古初劃分爲熱、察、綏三特別區（設都統），再建爲行省（民國十七年），但蒙古的內部政治組織（盟旗組織）大體上還是跟清時一樣。綏遠戰爭的禍首德王就是錫林郭勒盟蘇尼特右翼旗的札薩克兼該盟的副盟長。

從上述的看來，蒙古的政治組織，實是游牧封建社會在政治上的表現，盟旗在形式上直接接受中國中央政府的統轄，而實際上旗內有相當大的自治權，德王初時發動的自治運動，以擴大自治權到準獨立的程度爲目的，到後來才進一步，企圖脫離中國本土而獨立。還有一層，蒙古的王公既類似原始民族中的酋長，主權很大，帝國主義者以王公爲對手，威逼利誘，更容易實現牠的野心。

蒙古的政治還有一個特殊的現象，就是喇嘛教在政治上的重大作用，

支配階級的喇嘛

喇嘛教自元朝亡後始流行於蒙古，清代利用牠來懷柔蒙人，該教在蒙古的勢力更盛大，往時一家男丁往往過半數充當喇嘛，蒙古人的繁殖力因此減退，生產力因此受阻害。在內蒙喇嘛教不單是王公貴族的封建的支配的有力支柱，而且本身對於一般大眾作封建的支配。喇嘛與特權階級聯結時，位凌王公；縱極富裕也免去一切的義務負擔；反之他們得向人民收納貢稅，領受布施，在領有的牧場或田莊直接榨取人民；喇嘛廟的一切經費由所屬旗負擔。在這些多數寄生階級的榨取之下，蒙古大眾當然更貧窮化。可是，王公爲着維持他們的封建的支配，便須在蒙民間維持鴉片似的喇嘛教的信仰，因不得不助長宗教的榨取。到了現在還利用這種蒙古大眾的欺騙者榨取者，來消弭內蒙的離心的運動，自然不是正當的辦法。

內蒙的資  
源和農業

在快要講到內蒙的離心運動以前，我們還想將內蒙的經濟狀況略敘一下，讓我們好明白帝國主義者覬覦內蒙的經濟的原因，如果內蒙喪失，對於中國的經濟建設有甚麼影響。

蒙人既以畜牧爲主要的生業，畜產是內蒙最重要的資源。家畜的總數究有多少，很難判明，據中國經濟週刊的調查，內蒙古的馬五百萬頭，牛五、五五五千頭，羊及山羊七、二七二千頭，駱駝一萬五千頭。畜牧的方法雖很原始，有些地方連乾草也不知道，家畜的減耗（斃死）率很高，品質頗劣，但加以改良，將來內蒙的畜產的發展可能性很大。即以現在論，察哈爾爲全國產馬的第一區域，中國每年輸出外國價值幾千萬元以上的毛皮、皮革、獸毛等畜產品，大部分是以內蒙古爲產地。而且，內蒙也有一部分地方適宜於農耕（例如察省南半，歸綏平原，後套平原等），可以種

植麥類、高粱、玉蜀黍、馬鈴薯等，再施以人工灌溉，農業發展的可能性，可與美國西部山間地方和加拿大南部的草原相比。以礦物的資源論，煤貯相當豐富，熱河尤有名；察綏的鐵礦在中國鐵礦資源中占很重要的位置，察省的龍煙鐵礦，量多質良，特別爲日人所垂涎；熱河的銀產，甲於全國，金產也頗多；此外池鹽、曹達、石棉都爲察綏特產，將來可供工業的大量的利用。

內蒙的工業是原始的家內工業，蒙人自己製造的只有自用的毡子、乳酪產物、土城，其餘所需的工業品差不多都經漢人之手。然漢人所營的工業也是手工業，而且多是商農兼營。故內蒙也供給一個相當好的市場。商業差不多是給漢人獨占（特別是山西人和河北人），漢商和票莊，以高利對蒙人放賬放債，王公成爲漢族商人的債務者，但在一般的蒙古民衆間，

貨幣的觀念還不很發達。

日本對內

蒙的侵略

內蒙既有豐富的資源，而產業又極幼稚，在日本看來，正好作供給原料（如煤、鐵、羊毛、皮革等），銷售商品，殖民投資的場所。故日本吞併內蒙的野心已藏了許久。日本

帝國主義的代言人矢野博士曾高唱蒙古不是中國領土之說，來作侵略的口實，在日俄戰爭時，日本人在東蒙已有相當的活動，其後提出「滿蒙權益」的口號，先以東蒙做進攻的目的，二十一條要求便是這種攻勢的第一步，有名的田中奏摺更顯然暴露出日本吞併全蒙古的野心和步驟。九一八事變以後，熱河和察北也給日本佔領，日本的東蒙吞併已完全實現了。現在日本取「分而治之」的政策，把東蒙劃分為興安東省、興安南省、興安西省和興安北省，俾容易宰割；他方面標榜所謂「蒙地還蒙」「蒙人蒙治」的

政策，而實際上想造成漢蒙的仇視，像英人在印度之挑撥印回感情那樣。

但是，日本當然還不以東蒙的佔領爲滿足，牠還要進一步吞併察綏全境，來成立所謂「蒙古大源共和國」。牠侵略的步驟是這樣的：第一，日本以察北的多倫爲進窺西蒙的根據地，在那兒設立特務機關，策動西蒙的「獨立」。西蒙王公在百靈廟倡議自治之前，日本曾在多倫召集蒙古王公會議，來煽動西蒙的「獨立」，西蒙王公也曾派代表參加。第二，日本除了派退伍軍人到西蒙各王公那兒游說煽動之外，新近還有所謂「善鄰協會」的組織，專向內蒙做「親善」的文化工作。該會在錫林郭勒盟設有學校及人畜診療所，和「指導援助」蒙古的留日學生，以麻醉籠絡蒙人。此外當然做一些刺探煽動的工作（註一）。第三，日本把興安四省分爲四個軍管區，設立四個警備司令，訓練近代式的蒙古軍隊，準備作爲武力侵略外

蒙和察綏的前驅。第四，日本在滿洲新建築的鐵道公路網，也有一部分以向西蒙的侵略爲目的，由錦縣至承德一線已完成，更由該線的要站葉柏壽展築至赤峯，以便利對西蒙的運兵。公路網中的北票承德線也有同一的作  
用。並擬築自多倫橫貫錫盟直達滂江百靈廟的鐵路，同時在錫盟蘇尼特旗裝設無線電，來與日本方面通訊。

#### 中國的對

#### 內蒙政策

這回的綏遠戰爭和以前的內蒙古自治運動，誠然是以帝國主義的內蒙侵略爲主要動因，但中國對內蒙政策的失當，也予以可乘之機。清末以來中國中央政府對邊疆地域的一般的漠不關心的態度，在前頭已經說及，這裏要特別指摘的，第一是內蒙的土  
地問題的處理。本來，清初爲要懷柔蒙人及使蒙古人幫同滿族壓制漢人起見，嚴劃蒙漢的界限，禁止蒙漢接近（甚至禁止蒙人用漢字，禁止漢蒙通

婚)，不許漢人開墾蒙地。到了清代中葉以後，私墾私放的事已一日比一日多起來，禁令視同具文。而清政府以內地連年荒歉，有移民蒙地的需要，因將內蒙東南一帶地方劃定範圍移殖內地一定的人數到那兒，以佃戶資格開墾，雖仍尊重蒙人的所有權，嚴定取締辦法，流弊自所不免。到了清季，一方面以日俄勢力的進逼，感到「實邊保境」的需要；他方面爲着財政的困乏，想靠放墾地的地價地租來增加收入，便把蒙地開放，招致漢人墾殖。於是墾地日廣，牧地日狹，經理墾務的胥吏又常措置不當，所有土地形同沒收，生計日蹙的蒙人往往有搗毀墾局毆傷辦墾胥吏的舉動。民國以來，蒙地漢化的政策更趨積極。自熱察綏成立行省後，各省當局雖採用所謂「勸導的商協政策」墾放蒙荒，由各王公自行報墾，訂定章程，規定年租，每畝地由墾民向蒙旗年納若干租金，此外復以官收荒價的三五

%撥歸歸蒙旗，但事實上蒙旗應得的地價地租，省縣政府不照原定的章程撥給，因激起蒙古王公和民衆全體的不滿，所以反對墾殖的呼聲日高，所謂「多歸輪」運動（見後），就是行動的表現。德王的自治運動，也首先標出「蒙地還蒙」即時廢止墾殖的口號來。

第二，是建省問題，民國十七年中央政府將熱察綏改定爲行省，在蒙地設立縣組織或設治局，有跨數旗而設置一縣的，有一旗而設置數縣的，旗縣的兩種政治組織同時並存，蒙人認爲設縣越多，則侵蝕盟旗的權益也越多，故在改建行省的當時，蒙人已要求緩辦，德王對黃紹雄也屢提出反對建省的意見。

第三是稅收問題，這問題本是由建省設縣的問題派生出來。在內蒙的已墾地方，蒙旗對於墾民徵收蒙租、水草費、四厘私租等，此外，省縣設

在蒙旗的徵收局也有劈分若干成撥歸蒙旗的規定。可是省縣對於這些稅收時有侵奪扣壓的事，內蒙王公因對省政府抱有反感。而且省政府的新稅和王公的舊稅雙管齊下，蒙古民衆受兩重的經濟剝削，日益貧困化，對於省縣也沒有好感。因為這些經濟問題，蒙古大衆與上層階級的利害得到某程度的一致，初時的自治運動也有羣衆的基礎。

此外，中央政府的理蒙機關不能代表蒙民的總意，因而陷於無爲無能；蒙人對於中央的設施沒有有效的發言權，以及蒙藉的有新知識的青年之投閒置散，都是促成內蒙離心運動的副因，這裏不及細述。

自治運動  
的緣起

內蒙的自治運動雖到了一九三三年，德王發出自治宣言才引起大波瀾，但在以前已經有過好幾次離心的醞釀。當滿清光緒年間，開放河套荒地的時候，伊克昭盟的一部分蒙

人，自動組織一種民衆團體，喚做「多歸輪」，以革除王公苛政和反對滿清政府的開墾爲宗旨，有事時舉行民衆的示威請願運動，實爲內蒙自治運動的先聲。一九一一年外蒙古第一次獨立時，外蒙當局曾煽惑內蒙取一致行動，當時的烏蘭察布和伊克昭兩盟，便有動搖之勢，同年呼倫貝爾也發生獨立運動，外蒙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呼倫貝爾的青年黨與內蒙方面的革命分子結合，成立內蒙古國民黨，標榜內蒙的獨立，一九二八年這個運動更表面化，後以內部兩派（穩健和急進派）的對立，東省當局的高壓和懷柔，才歸平靜。又如一九一三年巴府札布率領蒙古軍侵入東省，倡言恢復清室，響應宗社黨，顯然帶有帝國主義的背景，與德王後來的公然挑動戰爭，頗相彷彿。至於自治的口號的正式提出也不是始自德王，早在一九二八年，察哈爾蒙旗代表杭錦旗，尼瑪鄂特索爾、紀倫等首赴南京請願，要

求設立察哈爾內蒙自治委員會，與地方政府脫離關係。可是沒有得到甚麼結果。而且一九三三年的內蒙自治運動，雖為德王等王公所號召，然以內蒙青年為中堅分子，得旅居內地的蒙人一致擁護，又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內蒙的危機的一種表現，就性質和範圍說，也與前不同。

內蒙青年領袖的德王之早有政治的野心，是很明白的，一九三二年，他曾代表內蒙王公到南京去想建議對理蒙機關的改革，因為理蒙當局的阻格，廢然北返。他在未倡導自治以前，他又首迎班禪至滂江，藉來號召，一面加緊訓練新式軍隊，收容有新知識的青年，隱然成為內蒙古的一大勢力。到了一九三三年八月，自治的旗幟，便正式舉起來了。

自治問題  
的解決和  
糾紛

這次內蒙先宣言，然後請求中央政府承認的自治是所謂「高度自治」，即是由蒙人組織全內蒙自治政府，除國防外

交仍由中央主持外，蒙旗所在地的一切行政，由自治政府總攬，而統一西蒙，合力侮禦，以免西蒙爲東蒙之續，是自治要求的通電中特別舉出的理由。中央政府接到內蒙的自治通電和呈文後，除了特別下令褒獎宣撫蒙民的班禪之外，他方面定了三條彌縫的三原則（設立蒙藏部或邊務部，改革蒙古地方行政系統，蒙古行政採用蒙古人），但是最重要的還是巡視大員黃紹雄趙丕廉的現地折衝工作。初時，中央代表與德王等的意見出入很大，多日折衝的結果，黃趙和德王等都同意內蒙分設察綏兩自治區政府的辦法，對於停放牧地和劈分地方稅收各案，黃趙也答應儘量辦理。可是由當時綏遠法團向黃趙提出，反映出地方當局意見的反對內蒙自治的建議書，以及黃趙返京後，中央政治會議議決的與蒙人的自治要求相背離的一條辦法（註二），可見政府對於內蒙自治運動還是取敷衍一時的辦法。

蒙方代表因提出強硬的反對，結果便有解決內蒙自治問題辦法原則八項的重新規定，茲將重要的條項的原文擇錄如左：

(一)在蒙古適宜地點設一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直隸于行政院，並受中央主管機關之指導，總理各盟旗政務，其委員長以用蒙古人員為原則，經費由中央發給，中央另派大員駐在該委員會所在地指導之，並就近調解盟旗省縣的爭議。

(二)各盟公署改稱為盟政府，旅公署改稱為旗政府，其組織不變更，盟政府經費由中央補助之。

(三)各盟旗管轄治理權一律照舊。

(四)各盟旗現有牧地停止放墾以後，從改良牧畜並興辦附帶工業方面發展地方經濟（但盟旗自願墾殖者聽便）。

(五)盟旗原有租稅及蒙民原有私租，一律予以保障。

(六)省縣在盟旗所征之各項稅收，須劈給盟旗若干成，以為各項建設費，其劈稅辦法另定之。

(七)盟旗地方以後不再增設縣治或設治局(但遇必要設置時必須徵得關係盟旗之同意)。

這八條原則比起以前的十一條來，的確算是中央方面的一種相當的讓步，蒙方也接受了。依照着這八項原則，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成立了，指導長官派定了。但是這種解決辦法之爲不安定的暫行性質，不久就暴露出來。一方面德王的高度自治要求，實際上以內蒙獨立，至少也以準獨立爲鵠的，一有機會或藉口，便要進一步實現他的野心；他方面，自治的允許，本是中央政府逼於情勢而讓步的意味，牠的實現的程度，當然是個問題。加以自治政務委員會內部派別分歧，有親日的德王派，親中央派，中間派等，容易增加糾紛。西公旗旗長繼承和任免問題的發生(註三)，暴露出蒙政會內部的不統一，蒙政會與中央權限的衝突，蒙委會與綏省府的對立；而財政問題更成爲糾紛的焦點，蒙方聲稱蒙政會在蒙漢接觸地點

設稅卡，爲省政府所阻，特稅的劈分沒照原定辦法辦理，中央的財政協助又沒有照額發給，對中央與省府的誠意深致懷疑。後來又因爲百靈廟守備兵的脫走，韓鳳林的失蹤問題，德王一派與中央政府的惡感更增加了。

綏遠戰爭

的意義

德王獨立的消息本已喧傳許久，去年一月底綏境內蒙自治政務委員會的另立，即是中央應付的一種方策，可是德王終於去年十一月藉着「防共」的名義，揭起「蒙古人的蒙古」的旗幟，舉兵內侵了。從上頭所述，我們誠然不能否認綏遠事變是中國政府與內蒙民族間的矛盾的爆發，但是這種爆發的促成，和牠所取的形態，都直接與帝國主義有關，比第一次的外蒙獨立尤爲明顯，帝國主義者縱怎樣狡賴，也只是掩耳盜鈴。不特說德王底下的幾萬的軍隊大部分是由偽滿的正規軍（如李守信一軍）和非正規軍（如王英一軍）所構成，槍械

物資由日方供給，而且剛在日方否認與綏東事有關後，關東軍即宣言表示牠對於這事的關心，偽滿國務總理兼協和會長張景惠且公然倡議，募款援助德王的「獨立」，連日本樞密院也對有田外相質問關於日本將校參與綏事的實情，綏東問題在日本國內成爲一部分輿論對廣田政府和軍部攻擊的把柄。所以，這次的綏遠在事變本質上，已不是中國政府與蒙古民族的衝突，而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對察綏的直接進攻，中國對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抗爭。德王已不是蒙古民族的英雄，而是出賣蒙古民族中國民族利益的叛逆。這次全國民衆的一致援綏的運動，實是這種正確的認識的表現。

綏遠事件既是造成日本政府危機的一個因素，又激起中國民衆的抗日大波，日本政府因趁着西安事變的機會，看風轉舵，結果，德王有停止軍事行動的聲言。現在戰爭的形勢雖似緩和，但察綏給日本吞併的危機決不

因而免去。只要中國民衆抗日的運動一鬆懈，日本內部政局一穩定，日本縱不以武力，也以別的方法來實現牠的席捲全蒙的計劃。所以，我們除要繼續綏遠抗戰的精神，和收復綏察及東北一切失地之外，還應根據真正的民族自治自決的原則，和以這個爲條件，與蒙古的求解放的民衆成立聯合戰線，內蒙的危機纔可以真正解決呢。

(註一)據黃紹雄在百靈廟談話紀錄，德王曾說：「……近年外患頻仍，尤以西蒙更覺危險，時有日本飛機開往威嚇，並派軍人時來內蒙各地調查地勢……日本軍人曾建議組織蒙古國統制蒙古地域，蒙人爲便於對付日人及減少日人借口，故要組織自治政府。」

(註二)據內蒙進京代表宣稱「綏遠省府對自治迄在破壞」，又認政治會議初定的十一條原則有使內蒙「盟旗消滅，牧地日蹙，租稅盡失」之虞。

(註三)綏遠烏蘭察布盟西公旗扎薩克老王逝世之後，由石王繼位，與近族之依喜大喇嘛不睦，屢發生糾紛，一九三五年八月，蒙政會委員長兼烏盟盟長雲王以石王非老王後裔

的理由罷免他，石王不服，乞援于綏省府，蒙政會派兵監視石王，綏遠軍隊也出動，後由中央調停，得到妥協的解決。

### 習題

- (1) 蒙古的社會和政治形態有甚麼特徵，這種特徵與最近內蒙的事變有甚麼關係？
- (2) 研究一下日本侵略內蒙的歷史。
- (3) 清代對內蒙的政策變遷怎樣，爲甚麼有這種變遷？
- (4) 批判民國以後中國政府的對內蒙的政策。
- (5) 甚麼才是解決內蒙危機的正當辦法？

### 參考書

- 黃奮生 內蒙盟旗自治運動紀實 (中華)
- 入江啓四郎 中國邊疆與英俄的角逐
- 善隣協會編 蒙古年鑑 (一九三六年，日文本)

## 四 外蒙的新局勢

外蒙的  
特殊地位

在本書的開頭，論到民族問題和蘇聯與邊疆問題的關係時，我們已隱示了我們對於外蒙的現在的特殊地位應取的立場。在這裏我們還有稍加說明的必要。蘇聯與外蒙的關係，是好些人對蘇聯懷疑甚至攻擊的話柄，蘇聯之於外蒙是否像帝國主義之於殖民地那樣，抑或站在平等互助的國際關係上，下頭有許多事實證明。不過，中國的憲法（新近擬訂的中國憲法修正草案）第四條列舉蒙古為中國的領土；一九三一年的國民會議議決案也只特許外蒙自治，中國的一切地理圖書，無論怎樣新的，也沒有不承認外蒙不是中國的領土。在新近國際

法的書籍中雖也有把蒙古人民共和國和烏梁海人民共和國作爲半主權國歸屬於蘇維埃聯邦的主權之下者，但這種歸屬的不當，是顯然的，而且外蒙兩個共和國在國際上沒有得到承認，也是共知的事實。同時，事實上，蘇聯於一九二四年，中蘇條約中，也承認外蒙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去年蘇蒙訂立互助協定時，蘇聯仍承認中蘇條約有效。可是，如果我們站在世界被壓迫民族反帝國主義的立場，我們便不斤斤於這種形式的、國際法的問題，對於外蒙兩個共和國的地位另有一種看法。卽是我們所問的，只是外蒙的獨立，是不是基於真正民族自決的民族革命的結果，抑或像「偽滿」那樣，是一種「傀儡國」的存在？這兩個國家的產生和持續對於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是利還是有害？這兩點的答案才可決定我們對外蒙的態度。

假使中國能脫離帝國主義的羈絆，而成爲一個真正獨立自主的國家時，外

蒙仍爲中國聯邦的一部分，更不成問題。外蒙問題在過去既是糾紛很多的中國邊疆問題之一，在現在，也是中日蘇的關係的一個重要的樞紐，所以我們要在本書中把外蒙的演變和牠的現況加以剖明。



外蒙演變到今日的地位，主要地是對帝國主義的鬥爭的結果，爲要明白蘇聯與外蒙的關係，我們也應首先把帝俄對外蒙的侵略的史實簡單地敘說一下，作爲比照。俄蒙關係的開始，誠然可遠溯到明末清初的時期，其後俄清間因俄蒙國境，通商及其他問題有條約的訂立及糾紛發生，但是帝俄對外蒙的積極侵略，是在十九世紀的末年。一九〇一年清俄的第二次密約，已把蒙古劃入俄國的勢力範圍之內。帝俄與日本戰爭失敗，在滿洲被迫退却之後，爲「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計，更執拗地實行蒙古的吞併計劃。一九一一年外蒙的第一次獨

立，便是帝俄這種計劃的具體化。誠然，中國商業和高利貸資本對外蒙的榨取，特別是當時的清政府駐蒙大臣的苛斂和庸愚（註一），予帝國主義者以挑撥煽動的間隙，辛亥革命又給牠以可乘的機會，但這次的「獨立」，顯然是出自帝俄一手造成。活佛即位後即與帝俄訂立條約（一九一二年），依照該條約，外蒙便等於俄國的保護國。民國政府與俄國幾次交涉的結果，訂立中俄蒙條約（一九一四年），雖爭回一個空頭的宗主權，却承認了外蒙的事實上的獨立，俄蒙的商務特別條約。俄國在外蒙的特殊地位也法律化了。可是不久，俄國革命爆發，帝俄的外蒙吞併的夢終於粉碎，而外蒙人民共和國乘時誕生。

外蒙的  
民族革命

俄國革命初起的時候，帝俄在遠東的地位全面動搖，在帝俄保護下的外蒙古忽陷於財政破產，政治不安的狀態，而

有「內附」的傾向，北京政府容納牠的要求，派徐樹錚領兵入蒙。當時與日本結納的帝俄的殘黨謝米諾夫盤據赤塔滿洲里一帶，雖有把西伯利亞東部、蒙古、布里雅特蒙古打成一片，建立白黨的勢力圈的企圖，但沒有直接伸手蒙境的餘暇，徐樹錚因得入庫倫，外蒙取消自治。一九一九年二月謝米諾夫爲實現牠的計劃，在達烏里召集布里雅特、內蒙及呼倫貝爾的代表會議，有建立大蒙古國的決議。可是牠的「汎蒙古運動」因爲內部的訂爭和遠東共和國政府的成立而失敗了，但是他的與黨愛斯芬尼亞人翁格恩斯丹堡男爵，於一九二一年初，領兵遁入蒙古，與其他潰走的白黨軍隊會合同庫倫進擊，把中國軍隊打敗，挾着活佛，再宣布獨立。那時中國正在內亂的渦中，自然更管不到外蒙，不過，白黨的壓制和苛斂，惹起外蒙王公和民衆的反對，而外蒙的有民族意識的青年已在恰克圖組織國民黨，招

集蒙古軍隊，組織蒙古國民革命政府，要求赤塔的遠東共和國派紅軍來驅逐那些蟠據庫倫的白黨。同年的夏天，蒙境的白黨肅清，蒙古國民政府便在庫倫正式成立。

外蒙這種變革，實是外蒙大眾，為民族的解放，反抗帝國主義白衛軍及國內的封建領主的頑強鬥爭的結果，同時為着勤勞大眾的利益向着非資本主義的方向前進。牠的成功，證明經濟落後的國家如果得到最進步的國家的勤勞階級的援助，可以超越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經由一定的發展階段，而向社會主義的社會移行。下面的事實，可以把這次外蒙的革命的性質和意義說明。

非資本主

義的經濟

蒙古人民共和國面積一百五十五萬三千五百平方公里，約等於英法德三國面積的合計。人口僅八十萬，密度極低

（每平方公里僅〇·五人），全人口中的九三％爲蒙古人（所謂喀爾喀蒙古人），此外還有一些漢人，布里雅特人和俄人。以地理環境的關係，住民的基本的經濟活動還是牧畜，牧畜在國民經濟總所得中占百分之七〇，而農業只占百分之七左右。在輸出上畜產也占去極大部分。可是，這種國家的基本的富——家畜——的分配，在革命前不用說了，即在一九二八年而論，占全人口的八三％的貧農中農部分只有家畜總數的四五％，而占人口一七％的封建——資本主義分子，擁有全家畜的五五％，但是，社會主義化的趨勢，已日見明確。在憲法中有土地爲全國民的財產的規定，不許私有。以壓迫的目的榨取他人的勞動的商人、高利貸者、舊貴族、喇嘛僧的選舉權被剝奪了。一九二九年以來，對這些剝削階級的鬥爭更加利害，封建領主的財產被沒收，寺院的家畜須以一定的條件租給貧農飼養（因此

有二百萬頭的家畜轉到貧農的手中，并重課這些封建——資本主義的上層分子以租稅，而貧農中農的租稅則輕減。於是封建——資本主義勢力大受打擊，中農經營的重要性增大。而且，蒙古的經濟已經向共營的制度移行。政府獎勵共營農場、創設國營農場、強化農業協同組合的結果，一九三一年夏天，已有七百四十的共營農場（牧場），參加家族四萬，人員十七萬，達全人口的三成。共營的發展，使家畜的數目大增。一九三一年政府擬定的經濟發展五年計劃本預期在一九三五增加家畜至二千五百萬頭，但就在一九三一年已超過此數，一九三二年更增至二千六百萬頭。

外蒙的農耕只在色楞格和鄂爾渾河流域才發達，耕地面積的大部分向歸漢人的佃農所經營。現在，在農耕方面，國營和共營農場更占全播種面積的六〇%。主要的農產物爲小麥、大麥、燕麥、仍不足供國內的需要，

故五年計劃預定在五年之終農產物的生產可以自給。現在牧畜雖仍是外蒙的主要生產素，但農耕的位置已漸見重要了（註二）。

外蒙的工業才在萌芽的狀態，但政府已積極計劃牠的發展。外蒙的已知的煤礦有三處，儲量尙豐，其他礦業資源尙有金、銀、鉛、石墨等，外蒙的五年計劃，除了預定增資開發煤金等礦外，復極力發展木材、煉瓦、機械鑄造，酒類蒸溜等工場。一九三四年，得蘇聯的技術的援助，設立一大綜合工場，把牧畜生產物加工，製造棉紗、羊毛織品、皮革、靴、皮外套等。這些企業均爲國營，隨着工業的發展，勞動者階級的幹部已漸強固，有很大的社會的政治的意義。

商業在革命前爲俄國人及漢人所操縱。一九三〇年，實施外國貿易的國營，在國內商業方面，國營商業合作社已逐漸將私人的商業經營驅逐。

一九二八——九年，蒙古中央合作社的貿易額占全貿易額的二五%，至一九三一年已增至七一%。在前不多時，貿易的媒介還雜用磚茶、皮革及銀塊，其後帝俄的貨幣很占勢力。現在蒙古共和國已有自己的銀行和通貨（銀貨）。

外蒙的道路向以庫倫為中心與內蒙、恰克圖、滿洲里、海拉爾、烏里雅蘇台等地相通，五年計劃對於主要的幹線道路的建設大加注意，汽車的運輸大增，且預定由庫倫建築鐵路至阿爾唐·伯拉克。庫倫與蘇聯的上烏丁斯克間且有定期的航空相通。

民主化  
的政治

蒙古人民共和國在政制上是民主的國家，但牠的「民主」不是資產階級的「民主」，而是向着社會主義的民主——真正的民主——的道路上邁進。人民革命政府一成立，即

宣告剷除封建制度廢除奴隸制，全國人民不論階級同有納稅的義務，雖仍保存活佛，奉爲立憲制的君主，但一九二四年活佛死後，已改爲共和制，最高權屬於大國民議會，在牠的休會中，由小國民議會行使之，小國民議會休會期中，由該議會的常務委員會及政府行使之，制度略與蘇維埃制相彷彿。根據同年大國民會議製定的憲法，共和國的主權屬於勞動國民，不論民族、宗教、男女之別，各公民享有同等的權利；土地屬於勞動國民的共同財產，勞動者的言論、集會、組合的自由受保障和援助，爲增進勞動者的知識計，以義務教育爲國家的任務；舊王公貴族的稱號及特殊權利一律廢除；以與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及勞動階級的根本任務相符合爲外交政策的原則。即從這些政治綱領看來，蒙古人民共和國已不是虛偽的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所能同日而語，而且牠已照着這些原則切實地做去。

這個新共和國的母體之國民革命黨，初時參雜貴族喇嘛的分子，在該黨執政的初年，自不免有微溫的態度，另一個較急進的政黨組織——蒙古革命青年團——對牠不滿，兩派鬥爭的結果，左派勝利，自一九二二年以後便見蒙古國民黨的平民化和左傾。但以太急進之故，曾引起舊王公及喇嘛僧的叛亂，一部份人民也受他們的煽動而對政府怨望，自一九三二年起，改採漸進的政策（如共營農場和寺院家畜國有政策的緩和，行政上反宗教措置的廢止，私營人國內商業的許可等），青年團也與國民黨相合流。當然，改變的只是步驟，反封建反資本主義的民主政治的原則還是不變的。

文化的設施與社會經濟的改革同樣是蒙古國民革命運動的成果，在革命以前，平民大眾差不多全部文盲，革命後，政府實施義務教育，設立小學百餘所（一九三〇年），收容

文 化  
的 設  
施

學生五千餘人，女子在小學生中的比率占三成，出身平民的占八成，與革命前的情形相襯映。此外還有國民大學、師範學校、中學、中等程度的獸醫、農業等職業學校，及短期的講習所，蘇聯、德國、法國均有外蒙的留學生。劇場、巡迴電影院、俱樂部等社會教育的設施亦在着着進行中。最後，在學術研究方面，有學術研究會的設立，曾在國內作過多次的學術調查。到一九三〇年止，外蒙識字的人數雖還不過全人口中的五%，政府已計劃在五年內增加到二五%。

與蘇聯  
的關係

外蒙的革命不獨受了俄國革命的影響，而且直接受紅軍的援助，是我們共知的事實，革命以後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的改革和施設，在大體上目的上又與蘇聯相似，這兩個相鄰的國家的關係的密切自是意中事。但是，我們要注意的，就是蘇聯與

外蒙的關係是平等的、友誼的關係，而毫無含有隸屬、或侵略的因素。當然帝國主義者爲破壞蘇蒙的關係，製造出許多中傷的宣傳，甚至替牠們杜撰出「密約」來，但是，蘇聯對於帝俄在外蒙一切的權益的廢棄，革命成功後紅軍的撤退，財政援助及技術合作的條件的平等（例如一九二四年蘇聯分三期借款給外蒙築鐵路，第一期無利息，第二、三期只取低利，又如一九三〇年關於蘇蒙間衛生的條約，關於獸醫流行病預防的條約，純屬友誼的援助），種種事實證明「赤色帝國主義」的毀謗的無稽。正如法蘇關係之因「納粹」德國的日益橫暴，而進於軍事上的互助那樣，蘇蒙關係之因偽滿的出現而益趨密切，也是應有的事。

外蒙的工業既極幼稚，農耕也未發達，工業品以至穀類也須靠國外的供給，而以原料——主要地是畜產品——爲交換。因蘇聯和外蒙的對外貿

易都是國營，蘇聯在蒙古市場中的比重增大（一九二九年五七·四％），近年蘇聯的對蒙貿易總額已達六千萬盧布以上，由蘇聯輸入石油、糧食、及日用品，羊毛及其他畜產的大部分向蘇聯輸出。一九三四年，蘇蒙訂立通商及貿易付賬條約，兩國的貿易關係更形密切。

與日偽  
的關係

白黨在外蒙的勢力的廓清，即是宣告日本帝國主的外蒙侵略的失敗。但是，自從偽滿出現以後，外蒙的國境有七百公里爲「傀儡國」所包圍，日本對於外蒙的野心轉趨積極，除了策動反動的舊王公喇嘛的叛變外，還屢次以軍隊侵入蒙境，邊界的紛爭，層見叠出（例如去年發生十六件），而一九三五年初的哈爾哈廟衝突，同年十二月貝爾湖畔衝突，特別嚴重，引起外蒙政府的強硬抗議。雙方雖曾在滿洲里開過三次的交涉會議，但仍沒有結果，邊境的衝突還是不斷。

日偽的挑釁的態度和企圖以偽滿的代表的名義在外蒙設立特務機關的陰謀實是會商停頓的原因。

唐努人  
民  
共和國

唐努烏梁海位於外蒙古的西北角，是一個南接外蒙，東西兩邊及北方與蘇聯的國境毗連的三角地帶。面積二十萬平方公里，人口七萬二千，其中六萬為原住民的唐努人（亦稱

鄂拉人為突厥與蒙古的混合種），一萬二千人為俄羅斯移民。

唐努烏梁海的經濟也是以游牧為主，而以游獵和農業為輔。從事農業的人占人口四分之一，大半是俄國移民。農耕區域在葉尼塞河流域，自然條件較優於外蒙，已使用人工灌溉，但灌溉網及其他生產技術極為幼稚。不過穀物的生產已足供境內的需要。主要的富還是家畜（約七十萬頭），生產方法的落後，分配的不平均，與外蒙古相似，北部養鹿發達。此外唐努烏

梁海還有廣大的森林帶，種種的有用礦物（金、銀、白金、石炭、石棉、銅、鐵、鉛、岩鹽等，單是金礦一項已有七十餘處，帝俄時代，有二十四處爲俄資所開採）和豐富的水力資源。但是唐努的天產物在從前不供國民經濟的振興而利用，只飽俄國資本及國內的封建分子的私囊，到現在才能爲勤勞大衆所利用呢。

該地在十六世紀曾臣服於俄，到清代康熙朝以後，確定地改屬中國版圖，歸烏蘇雅里台將軍所管轄，但帝俄對於唐努烏梁海的覬覦之心到十九世後更熾，金礦的豐富，特別是俄國資本家的垂涎之目的。當一九一一年中國革命的時候，烏梁海受帝俄的嗾使，與外蒙同時獨立。一九一三年牠已編入俄國一縣中，第二年更宣告正式隸屬於帝俄的主權之下。一九一五年的中俄蒙協約的結果，該地雖名義上復爲中國所有，但不久，俄國革命

也同樣影響到烏梁海，白黨也竄入那兒，中國乘機收復該地。可是到一九二〇年，白黨又把中國軍隊趕走，烏梁海人因與紅軍聯合，把白黨勢力肅清。第二年八月，烏梁海諸族開第一次代表大會，宣告獨立，蘇聯跟着聲明廢棄帝俄對唐努烏梁海的保護權。一九二六年唐努烏梁海又與蘇聯外蒙締結友好條約。初時新政權也參雜了不少貴族的分子，不久便平民化、左翼化。一九二四年製定的新憲法，大致上與外蒙的憲法相似。爲新政權的母體的唐努國民革命黨和青年黨，也跟外蒙的同一樣的性質。

新政權穩定後，便努力作經濟的改造，以定住的牧畜、農耕的發展和集團的經營爲改造的目的。由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一年，集團經營率已由一·七增至一〇·三，照着這種速度進展，現在怕已經大部分集團化。在狩獵方面也有協同的組織，此外還有三大國營企業——穀物農場，養羊牧

場和養鹿牧場。較發達的工業爲產金業，從事的勞動者有七百七十人（一九三一年），其中六〇%爲唐努人。現政府已實施先建設皮革工場的計劃。國內商業也像外蒙那樣爲中央合作社所獨占，個人商人（漢人）已完全被驅逐。毛皮和動物原料爲主要的輸出品，在對外貿易上與蘇聯關係最密切，次則爲外蒙。在蘇聯的援助之下，唐努的文化建設也不讓牠的姊妹國——外蒙，拉丁化的新文字的採用，特別有助於唐努的教育普及，小學校、政治教育、社會教育網，已漸漸普遍地展開了。

（註一）晚清駐庫倫大臣不是保舉的族人親貴，便是降官的大吏，俸祿既少，只知聚斂。外蒙獨立前夜任庫倫大臣者爲族人三多，籍口施行新政，設立許多新機關，一切經費全取自外蒙人民，更惹起蒙人的反感。

（註二）從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一年，牧畜在各經濟部門的總生產額中由六四%減至六一，

農業由六%增至一三。

### 習題

- (1) 比較帝俄與蘇聯對外蒙的關係。
- (2) 外蒙和唐努烏梁海在革命前和革命後的社會經濟狀況有甚麼變遷？
- (3) 外蒙與日本有甚麼關係？
- (4) 外蒙和唐努的革命有甚麼意義？
- (5) 我們對外蒙的態度應當怎樣？

### 參考書

- 蒙古年鑑（前揭）
- 中國邊疆與英俄的角逐（前揭）
- 白眉那 外蒙始末紀要（北平建設圖書館）
- 馬鶴天 內外蒙古考察日記（新亞細亞學會）

王勤育 蒙古問題 (商務)

經濟地理研究會譯 最新世界經濟地理第十五章

善隣協會編 赤化線上的蒙古與新疆 (日文本)

Georg Kleinow, Neue Sibirien (新西伯利亞似有中文譯本)

## 五 新疆問題之迷

問  
的  
題  
提  
起

一提到新疆，我們便會記起在古代牠是有名的西域，盡過東西文化的媒介的使命，在近代，牠是中國最大的一省，外有英俄的角逐，內有回漢民族的紛爭，最近更添上了「赤化」的謠諑，日本的陰謀。加以新疆與中國內地之間給海一般的沙漠隔住，沒有一里的鐵道，沒有一條舖好的道路，從蘭州到迪化，便要幾個月

的跋涉，自民國以來，新疆已在半獨立的狀態中。新近疊起的政變，愈趨複雜的國際關係，和當局的閉鎖政策，更引起種種的推測。新疆在牠的國人的心目，便像謎一樣的難以索解了。

在東北淪陷之後，西北國防，高唱入雲的今日，西北最前綫的新疆的重要，自不待說。但是現在新疆的問題已不是單純的邊防問題，就是再抄左宗棠規復回疆的一套舊本子也決不能從根本上把新疆問題解決。至于交通的建設，經濟的開發誠然是問題中重要的部份，不過，在新疆的軍閥官僚的榨取政治沒有澄清以前，這種設施也難實現，而核心的問題——帝國主義侵略問題和民族問題——的解決，更談不到。

還有一層，新疆的命運怎樣，不單是像左宗棠所陳的那樣，是中國的西北以至北部的安危所繫（註一），而且是一個國際的問題。更明白地說，牠像外蒙那樣，是反蘇聯的營壘的必爭之地。所以我們不特要究明新疆「赤化」的真相，更要看破「赤化」的流言的作用。當然，關於最近新疆的材料，極爲難得，有很大部份還是從帝國主義者那方面採來，這問題的



論述，自費手脚，不過如果我們以新的觀點來探討新疆的地理和歷史的背景，又能把眼光放到國際上去，則就現有的材料，也可以把這個悶葫蘆打開吧。

地 理  
特 性

新疆——所謂中國土耳其斯坦——包含準噶爾部及西蒙古的阿爾泰地方面積一百五十九萬五千餘平方公里，比東北四省還大一點，等于本部十八省的三分之一。東接甘肅和青海，南連西藏，西南為英領印度的北境，西與蘇聯的中央亞細亞和阿富汗為鄰，東北與外蒙古接壤。以地勢論，與帕米爾高原相續的新疆差不多四面給山脈包圍着，天山更橫貫中央，故有天山南北路之稱。在這些山脈間，瀰漫着浩瀚的沙漠（塔里木沙漠，哈順沙漠），綿衍着廣大的草原，瀦着許多的鹽湖（羅布泊，額畢諾爾等），奔流着一些川河，構成伊犁河

谷，塔里木盆地。氣候雖爲酷烈的大陸性，土壤雖大部分是不毛的砂地，但是一到山巔積雪融解，泉水下注，可資灌溉，河湖沿岸又有黃土和腐植（註二），所以新疆雖是以游牧爲主的經濟地域，比外蒙較適宜于農耕，可耕之地仍占面積的十分之三。大抵天山南路多耕地，而北路則多牧地。因爲新疆土地廣漠，而各地方又有各自的特殊性的緣故，容易助成割據。

「東方  
人種博  
覽會」

關於新疆的人口有種種不同的估計，大抵在二百五十萬至三百萬左右，密度之低（平均一平方公里十九人，有些地方達三百人），自不待說。可是新疆自古既是東西文化接觸之地，民族的移動的要衝，這幾百萬的人口却五光十色，龐雜得很，有「東方人種博覽會」之稱。大體上可以分爲以下幾系：

一，回族——纏回，漢回（或東干回），甘回，布魯特人，哈薩克人，黑黑子，

羅布泊人。

二，漢人——直魯豫幫，晉綏幫，陝甘幫，兩湖幫，東北人。

三，蒙古族——額魯特人，察哈爾人，喀爾喀人，烏梁海人。

四，滿族——滿洲人，索倫人，錫伯人。

五，其他——歸化白俄，西藏人，土耳其人，阿富汗人等。

這些民族中，回族的地位最爲重要，占全人口中十分之八，其中與漢族同化的回族只占十分之一，而不同化的占十分之七。前者爲甘回和東干回，除宗教外，差不多一切都與漢族同化，以農商爲業，馬仲英卽東干回的首領。纏頭回居于新疆的各地，天山南路喀什噶爾一帶最多，言語尙用土耳其語，以農工商爲業，喀什噶爾的獨立運動，就是發生于這一部回人之中，此外信奉回教的啓耳基茲人(Kirghis)也占新疆住民的大部分，有

布魯特人(Buruts)和哈薩人(Kazak)兩大別，前者住于本省的西南部，後者住于北部，均以游牧爲主要的生業，與蘇聯的啓耳基茲和哈薩克兩自治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啓耳基茲人同屬一系。

新疆省的漢族大半從河北、河南、山東、山西、陝西、甘肅移住過來的，隨左宗棠之後來的兩湖人也不少，有「本地」和「客籍」的區別，前者是移殖到新疆已有百數十年，以新疆爲故鄉，以務農爲主要的經濟活動的漢人。後者則是因商業上、軍務上或政務上的關係而在新疆居留，商人最多。就中，天津人更是最活動的商賈，從前新疆的大部分商業歸他們操縱，最近更添上輾轉投入新疆的東北抗日軍人。

新疆省中的蒙古族也頗重要，住在阿山、塔城、伊犁一帶，就中，構成準噶爾部的額魯特族，在過去的新疆歷史中演過很大的作用（準噶爾之

亂），察哈爾族爲清代新疆邊防的擔當者，均以游牧爲業。滿族也是清朝盛時派往新疆的駐屯的各旗，比東三省的滿人還多保存原來的習慣，民國後遣散歸農，今漸衰微。至于歸化的俄人，以退伍軍人爲多，金樹仁執政時代，編作軍隊，在一九三三年的倒金運動中占重要的地位。

這樣子看來，新疆的民族是遠比蒙古西藏爲複雜。這些民族的關係，不單是新疆的對內問題，而且因爲這些民族中有一部份與外廓的民族在種族上或宗教上同一淵源（例如印度和土耳其的回教徒與喀什噶爾的回教徒的關係，俄國的啓爾基茲人與新疆的啓爾基茲人的關係），覬覦新疆的帝國主義者更可利用新疆的民族間的葛藤，來實現牠們的侵略的野心。因此新疆的對內對外問題互相錯綜，更爲複雜。

回族比較上是新疆的土著居民，在數量上占全人口的大半，宗教上的

排他性、清代的高壓使他們的團結力特強。戰後世界的汎回教運動，近東回教民族的獨立運動，更給予他們以影響。所以目前的新疆民族問題，又以回族關題為核心。

資  
源  
與  
產  
業

農業在新疆的產業中比在外蒙為重要，可產的農作物和有用植物也比外蒙為多。以小麥、高粱、玉蜀黍、米等穀類，葡萄、梨、杏、西瓜等果實，麻、生絲、棉花等紡織原料為主要的農作物。棉花的栽培地散在各處，隨着蘇聯對棉花的需要的增大，棉花的種植已頗發達，年產的三千噸，大部分輸出于蘇聯。天山南路的養蠶業，也應蘇聯的要求而改良進化。農耕的方法一般上仍很原始。擴大春耕運動和屯墾是現政府推廣農業的一種步驟。

從事牧畜的人占住民的四分之一，馬、牛、羊的飼養盛行于天山北路

一帶。畜羊的事業比較上最發達，數達一四、〇〇〇千頭，羊毛年產約一四、〇〇〇千斤，爲輸出的大宗。

礦物資源的豐富和沒有開發是帝國主義者窺伺新疆的一個原因，俄領的石油層綿延至新疆；阿克蘇，庫車地方有油脈發現，品質比巴庫（蘇聯）的油田還好一點，到現在止只以原始方法開採。南疆的多事，尙與石油的爭奪有關係（見後）。煤礦散處各地，而以塔爾巴哈台山脈的南麓，迪化的北方，喀什噶爾的煤礦較著，但都沒有大規模的開採。較發達的礦業爲金礦，主要產地爲阿山、和闐、塔城等地，開採方法幼稚，挖金工人約達五六萬人。其他如于闐的玉，天山、喀喇崑崙嶺的銅，庫車、阿克蘇、吐魯蕃地方的岩鹽，都有經濟上的價值。舊式的工業有生絲、棉布、地毯、染織、皮革、金屬細工、玉細工等家內工業，近年創辦的新式紡織、

火柴、製革工場，據說已爲戰爭所破壞。至于新疆的對外貿易，在說到與蘇聯的關係時再講。

交通問題

像別的邊疆地域那樣，新疆境內的交通和與中國內地的交通，遠沒有跟外廓的國家的交通那樣利便。現在由綏遠或蘭州到哈密——新疆的大門，還有一段汽車路（新綏路），但也常不通，過了哈密，大多時要靠駱駝，歧爲南北兩路，以達迪化。中國雖有將隴海鐵道延長至新疆及其他的西北鐵道計劃，但實現遙遙無期，中德合辦的歐亞航空，本定有上海至迪化的定期航綫，但阻于新疆的半獨立的形勢，無從實現。反之，從蘇聯的新築的西土鐵路到新疆却有很利便的六條路綫與塔城、承化、伊犁、喀什噶爾等地相通。從來由北平經晉甘到迪化須時兩個月至三個月，如果經由西伯利亞鐵道，轉西土鐵路，十幾天

便到了。退入蘇境的東北的抗日部隊便由這條路轉到新疆來。與英領印度的交通，雖沒有與蘇聯那樣利便，但也有兩三條便捷的路綫，例如由印度喀什米爾或賴喀經過拉達克至新疆的葉爾羌城只長三七五公里。至于新疆境內可通行汽車的公路有四大幹綫：即迪化塔城綫，迪化伊犁綫，迪化哈密綫，迪化喀什綫，不過行車次數却沒有定期。「郵局遞電信，駱駝遞快郵」是新疆郵電史上的笑話，今增設無線電台多所，通訊事業已略有發展。

中國政  
府的治  
新政策

經過準噶爾部和大小和卓之亂，新疆終爲清政府所平定（一七五九年），決定地隸屬於中國的版圖，清政府開始設官屯兵，建城關土來經營新疆，但以後還是亂時多，平靖時少。同治年間的東干回亂，延及新疆，經左宗棠平定之後，建爲行省，現分劃爲五十五縣七設治局，縣與省政府之間還設有八個行政區。左宗棠所

陳的治新的政策，不外是『修濬河渠，建築城堡，廣興屯墾，清丈地畝，整正賦稅，分設義塾，更定貨幣』諸項，即使能夠兌現，也不過是鎮壓和開發殖民地的方策。其實，自清末以來，新疆的政治的黑暗，恐怕還甚于內地。一九三三年視察新疆回來的中央大員羅文幹氏曾這樣子報告：

『新疆交通梗塞，吏治腐敗，民衆痛苦，無由申述。新疆民性古朴淳厚，本極善良，惟官吏虐民，慘無人道，殺人盈野，屠城之後猶誣民衆反抗，監犯殆盡冤枉，無法律人道之可言。』（註三）

占新疆的住民的大多數的回族，以回漢感情不洽之故，特別爲這種黑暗政治的犧牲者，自不待說。賦稅的苛斂，軍隊的騷擾，土地的沒收，使本來已受回王的封建的剝削的回教民衆更多一層痛苦。在新疆做了十七年的獨裁者的楊增新，雖給一部人歌功頌德，其實靠的是愚民政策和對回王

的羈縻政策。到了金樹仁執政的五年間，以對回族露骨地壓迫之故，便引起大亂來。所以纏回的領袖和加尼牙孜曾對人這樣子說：

『從前清朝對我們施的是專制的手段，所以人民不服氣，常常要變亂，楊增新治新十七年，手段比較和平些，所以相安無事，民十七年金樹仁秉政後又壓迫起百姓來，所以百姓受不了壓迫，又要叛變了。這是向來回漢不洽官吏壓迫民衆而起的。』(註四)

俄英對新  
疆的角逐

但是，近代新疆的變亂，到了同治年間的東干回亂時，便有帝國主義的插入，到現在而更明顯，所以在未說到最近的變亂以前，還要把帝國主義者對新疆的侵略史略說一下。

帝俄自從併合浩罕、布哈爾、哈薩克、布魯特諸回部以來，中國的西北屏藩盡失，帝俄的勢力直薄新疆，新疆的大門伊犁首先爲帝俄所覬覦，

一八六一年伊犁將軍奕山與俄結伊犁通商條約，開伊犁和塔城爲互市地。  
一八六四年俄國逼中國締訂的塔城條約劃定中俄在新疆方面的境界，使中國失去齋桑泊一帶約一百三十三萬七千平方華里的土地。一八七一年，帝俄乘新疆阿柏克之亂，藉口維持邊境治安，派兵佔領伊犁。屢經交涉，才有伊犁還付條約的締結，但中國因此又須賠款，改境界綫，許俄國在伊犁塔城、喀什、哈密、迪化等處設置領事，以及無稅貿易。其後訂過好幾回的中俄界約，中國合計又失地十數萬平方華里。俄人藉着他的種種特殊權益，使新疆的大部分變做他的勢力範圍。

至于英國對南疆及帕米爾一帶的進出，是牠的印度經營的延長。英國自把阿富汗置爲保護國，併合拉達克後，已開了侵略新疆的門路，因爲當時俄軍對阿富汗和帕米爾有所企圖，英國爲先發制人計，派兵佔領中國的

藩屬乾竺特及其鄰邦拿加爾 (Nagar 一八九一年)，乾竺特的併吞使英國從印度到喀什噶爾及帕米爾得最便捷的路徑。一八九四年英俄私訂帕米爾條約，中國斷送了七帕米爾之地，清政府也不介意。英國得了帕米爾，便可以東經葉爾羌而達新疆，北逾阿賴嶺而窺伺俄領中央亞細亞了。其後英人還進一步屢謀佔領到喀什噶爾的門戶之喇斯庫和塔克敦巴什帕米爾（帕米爾分割的殘餘物），與中國的紛爭至今未決，更在喀什噶爾開設領事館，以與俄國對抗，由印度輸入的英貨泛濫于南疆一帶，到蘇聯與新疆恢復正常關係以前，英國是南疆的君臨者。

自楊增新被刺以後，新疆便疊起騷亂，亂事的內容雖頗複雜，大體上可以分爲兩類，一爲回族對漢族的政權的反抗，一爲地方軍閥的政權爭奪。前者是新疆的亂事的特質，

近年變  
亂與帝  
國主義

即地方有力者間的內訌也多少混入回族問題的要素。更重要的，就是在這些變亂的背後，帝國主義者的魔手顯露出來。

一九三〇年，金樹仁藉口整理回教首領沙王封地，清丈地畝，強行沒收回民所耕作的熟地，劃歸甘籍漢民耕種，已引起回民的不平；第二年小舖駐軍復有侮辱送草纏民強娶纏女的事發生，哈密回民便起來暴動，後爲省軍所敗，求救于甘肅的東干回師長馬仲英，馬便出兵包圍哈密，回亂更擴大到南疆。一九三三年金樹仁正在手忙腳亂的時候，迪化的不滿意于金樹仁的軍人政客，運動一部分省軍和歸化軍突起政變，金樹仁倉忙逃走，實權便轉落于盛世才的手內。新的省府雖頒布了以回漢平等爲基調的政綱十條，極力懷柔回民，但馬仲英還不放棄他的占奪全新疆的野心，提出「回教徒的新疆」的口號，迎合回民的心理，再三向盛世才進擊，到一九

三四年一月，盛馬之爭，時緩時急，互有勝敗。

馬仲英的變亂，當時曾傳有日人背景，在日人方面則推到蘇聯身上，同時對於馬仲英的行動，却大加稱許。日本離新疆較遠，表面上似風馬牛不相及，可是，近年日本除了向中國要求展築平綏路至新疆的權利，與阿富汗土耳其交歡，使反蘇聯的戰綫由太平洋展至黑海以外，還做效戰前德國的故智，以回教護法自任，羈縻土耳其舊王子及新疆回教族親貴于東京，接濟反基馬爾的纏回和反中國的漢回。所以新疆回亂之有日本的煽動，也不是不可信的事。

帝國主義的背景更加瞭然的，就是跟着發生的南疆喀什噶爾的獨立運動，事情是這樣的：一九三四年一月下旬盛馬戰爭還沒有停息的時候，南疆突有獨立的消息，領袖是纏回的一種安集延部落薩畢特·達摩拉（Sabit

Damulla)，他以喀什噶爾爲根據地，聯給和闐的纏王依米爾，宣告完全脫離中國的統治，創建東土耳其斯坦王國，把漢人大加虐殺，一時遠東大爲聳動。盛世才即派新任南疆警備司令和加尼牙孜領兵進剿。可是那被盛軍壓迫的馬仲英軍，已先一步南下，企圖佔領喀什。獨立的纏回軍給馬仲英打到慘敗，僅兩個月便完全崩壞。同時，盛世才的省軍躡馬仲英之後南下，同年七月，馬軍也給省軍蕩平，盛世才便統一全新，以至今日。

這回變亂的主動者是誰呢？除了英國自己的通訊社以外，各方面的消息，都說是英國弄的狡猾。原來，近年英國雖不得志于新疆，却沒一時忘記了該地的侵略。一方面對新疆的朝聖回教徒大示優待，並收容回族青年，授以特殊教育；他方面派探險隊入新，作侵略的先鋒。例如一九三〇年英國會使斯坦因博士潛入新疆，在天山附近發見油田，與土地所有者的

喀什噶爾人私訂採掘的契約，其後給中國政府知道，提出抗議，然後撤消。一九三一年，印度政府又派武官斯條窩特 (Stewart)，組織新疆探險隊，準備飛機汽車，繪成新疆的精細地圖，和作政治軍事經濟的調查。這可以說是南疆獨立的先聲。據說一九三三年九月的時候，薩畢特·達摩拉已派代表求英國的援助，和武器的供給，而許英從印度西藏建築兩條鐵道到新疆，和開闢喀什，和閩等南疆八大城爲英國的貿易地（註五）。到了獨立的時侯，達摩拉又派代表到印度、阿富汗、土耳其要求承認。這可見喀什噶爾的英領事館及印度的軍政部實是這次陰謀的策源地了。而且，我們還要知道，英國的這種把戲已是一演再演，四十年前，阿古柏變亂時，也派使者到印度總督羅倫斯那兒，提議締結攻守同盟，來對抗清俄，羅倫斯初時不答應，其後英政府以助阿古柏建立新國，介在俄羅斯和印度間，作

爲緩衝，是有利的事，待阿古柏再提議，便派代表與他訂約。這事與南疆獨立運動，如出一轍，將來還有第三次的複演，也說不定呢。

新疆政  
治  
的  
近  
狀

新疆的亂事至少表面上是已經平服了，但新疆依然在半獨立的狀態中。中央政府却採怎樣的對策呢？遠在民國十七年的時候，白崇禧曾有願率兵開墾新疆的話，然也只是說說吧了。金樹仁逃亡以後，中央政府才開始重視新疆問題，但用的對策還是「宣撫」那一套，先派的宣慰使是參謀次長黃慕松，結果反使接近中央的幾個新疆要人被殺，黃慕松的行動失去自由。第二次派的出巡新疆大員是那時將要更換的外交部長羅文幹，但也沒有得到甚麼好結果。到現在，中央政府只有承認新疆的現狀。

至於最近新疆的政治的情況是怎樣呢？日本的報紙把「赤化」和新疆

聯在一起，其實新疆還談不上這兩個字。「獨裁」是「獨裁」了，但只是盛世才個人的獨裁。「反帝」的口號已提出來了，民衆像是有了多少自覺，但還沒有甚麼大規模的運動。漢回及其他民族已經說是合作了，但這合作是採取羈縻王公、貝子、大阿訇的形式，而不是各民族的大衆間的合作，這些特權階級的地位財產，政府是極力保障的。水利保健等事業說是在準備開辦或擴充了，但不換紙幣還是泛濫，賦稅還是苛重（註六）。外人縱有替新疆宣傳，可惜事實還勝于雄辯呢。誠然，新疆與蘇聯關係的密切，是「赤化」的有力的根據，究竟真相怎樣？現在想加以說明。

與蘇聯  
的關係

俄國革命後，新疆與蘇聯最初的接近，就是楊增新時代訂立的一九二〇年的伊犁臨時通商協定，根據這條約，俄國到新疆的貨物由無稅而變爲納稅，從前的領事裁判權取消。

牠是最初的平等條約、中蘇協定的先聲。其後一九二四年的通商協定只是根據前者而作較詳細明確的規定。這些協定，後來也沒有被認為非法，但是失敗後的金樹仁却因一九三一年與蘇聯訂的通商條約而獲罪了（這事蘇聯曾否認）。關於地方條約的合法性的問題，我們不必論及，關於該約的實質的權益的問題，一般人所指摘的就是給予蘇聯更廣範圍的貿易權和接受蘇聯的技術的援助。假定蘇聯真個與金樹仁訂立這種條件，在相互的對等關係上，這種條件是否可作侵略的證據，留待讀者自己批判。

關於新疆現省府與蘇聯的關係，日本方面更有種種聳動視聽的宣傳。但是，據親自到新疆考察而來的中國記者的報告，蘇聯在新疆的最可注意的機關，不過是在各國都設有的辦理國營對外貿易的貿易公司，與新疆當局的合作，不外是會施于土耳其阿富汗那樣的技術合作。西土鐵路是為聯

絡西伯利亞南部的產穀區和蘇聯的棉花中心產地而建築，不能因為牠有幾站離新疆境不遠，而即認為是侵略新疆的工具。以貿易論，近年新蘇貿易的發展，和蘇聯在新疆對外貿易中的比重的增加，是不能否認的事實。下表可以稍作證明：

新疆對蘇聯的輸出入表（單位千盧布）

年	次	由蘇輸入	向蘇輸出
一九一三		八、四二七	九、八四六
一九三三—三四		四一八	三、〇一五
一九三四—三五		二、六一一	四、五三五
一九三五—三六		六、〇九二	一〇、三三一
一九三六—三七		一〇、三三三	一一、七五四

一九二七—二八	一〇、六四七	一三、五二八
一九二八—二九	一六、〇五一	一三、七七八
一九二九—三〇	一五、二一六	一六、七三一
一九三一	一三、九五四	一〇、二一二
一九三二	一五、六九八	一二、三〇五

至于进出口的商品的内容，有如下表：

向蘇聯的輸出（單位千盧布）

商品別	一九三一	一九三二	一九三三（一月至四月）
牛	一、一四五	八〇六	八〇二
羊及山羊	五三七	二、〇八五	一、八七六
羊毛	五、二九四	四、八九六	一、八〇六

羊皮及	一、九一四	一、五七五	四一五
山羊皮			

由蘇聯的輸入（單位同上）

商品別	一九三一	一九三二	一九三三（一月至四月）
紡織品	九、七六九	一一、二三六	二、七三二
砂糖	八九七	九七六	六一九
金屬電器製品	七八一	八五〇	八五〇

自一九二九年蘇聯實施五年計劃以後，國內生產發展，原料的需要增加，對新疆的貿易，凌駕戰前。他方面，新疆省所產的原料很豐富，工業極落後，省內原料的需要少，而日用完成品的需要重大，且與中國本土的交通很不方便，結局只有向交通最便利的蘇聯求原料的銷路和工業品的供給。蘇聯在國營貿易制度之下，量輸出以爲輸入，自會以工業品來交換

新疆的原料。這是很自然的關係，與「傾銷」「壟斷」無關。

當西京日報的記者問新疆現主席李溶對外交上的現狀有甚麼意見時，

李氏說：「只要人家誠意與我們提攜互助……我們是絕對贊同的，蘇聯對新疆有無野心，凡是新疆的民衆都很明白」。這話是否合于事實，也只有新疆民衆才能給我們以明確的解答吧。

(註一)左宗棠奏請建設行省，奏內有這樣的話，「……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衛京師，西北臂指相聯，形勢完整，自無隙可乘；若新疆不固，蒙古不安，匪特甘陝山西各邊，時虞侵略，防不勝防，即直北關山亦將無晏眠之日。……」

(註二)葉爾羌地方有純粹的黃土，和圍有混砂的黃土，迪化有褐色的腐植土。

(註三)據民國二十三年申報年鑑三四頁。

(註四)徐弋吾著新疆印象記二〇四頁。

(註五)據日本善隣協會編赤化線上之蒙古與新疆 (日文本)

(註六)見前揭新疆印象記二十九節，第二次新疆民衆代表大會見聞記。

### 習題

- (1) 新疆在國防上和經濟上的重要性怎樣？
- (2) 爲甚麼說回族問題是新疆民族問題的核心？
- (3) 試繪一新疆的交通形勢圖。
- (4) 清末以來新疆的變亂與帝國主義有甚麼關係？
- (5) 新疆與蘇聯的貿易關係爲甚麼會這樣的密切？

### 參考書

- 華企雲 新疆問題 (大東)
- 徐弋吾 新疆印象記 (西安西京日報社)
- 中國邊疆與英俄的角逐 (前揭)
- 申報年鑑 (民國二十三年)

赤化線上的蒙古與新疆(前揭)

## 六 英國支配下的西藏

地 理  
與  
民 族

西藏——像是已被中國遺忘了的地域——名義上雖仍承認中國的宗主權，事實上却已成了英國的保護國、印度的外府了。對於中國人，西藏依然是個「秘密國」，但西藏完全淪陷的危機，以及英帝國主義企圖擴充勢力到西藏以外，建立「大西藏國」的陰謀，至少已是公開的秘密吧。

西藏 (Tibet) 在地理上是包含甚麼地方呢？關於這問題有種種不同的說法。通常把西藏分爲康（西康），衛（前藏，亦作危），藏（今作後藏）和阿里。另一說則認衛不是前藏，而是印度孟加拉一帶，已爲英國所

奪（洪滌塵，西藏史地大綱二頁）。英國人常把青海也包括在西藏的範圍之內（例如查理柏爾：西藏人民的生活），其作用與日人口中的「東蒙」同。民國以後，青海西康先後建省，今日的西藏是指西藏本部（即前藏、後藏、阿里），但是，作為邊疆問題來談的西藏的範圍，當比行政區劃上的西藏本部為廣，至少也要兼涉到西康。

西藏面積九〇四、九九九方公里（合起西康來，達一百三十萬公里，不過，康藏的邊界未定，這種估計，不一定正確），較小於新疆，比英本國大四倍有多。東接西康，南以不丹、尼泊爾、哲孟雄（錫金）三小國與印度相通，西南鄰印度的喀什米爾，北連新疆，東北連青海。因為這種地理的位置，西藏很早就成為英帝國主義的目的物。西藏介居於崑崙和希馬拉雅二大山系之間，為世界最高的高原地帶，大部分為砂礫性或鹹性沙漠。

鹹性或丘陵性濕地、高原性草原。全年氣溫甚低，晝夜變化很驟，時有風雹。惟東南部雅魯藏布江流域，土地平坦，氣候較爲適宜，雨量頗大，宜于農牧。山間臺地和沿川的狹小地帶也可種穀物。農產以青稞（註一）爲最著，大小麥、蕎麥也有生產，惟技術極幼稚，生產力很低（收穫量等於播種量的五倍至十倍）。畜產有犏牛、馬、駱駝、羊等，就中犏牛特別是西藏用來運輸的家畜。關於西藏的礦物資源，到現在還沒有甚麼精詳的勘查。或說是礦產甚豐富，或說西藏在太古時代爲大海，沒有甚麼礦物。就現在所知，較有經濟的價值的，爲東部和西部河流中的沙金、湖鹽和礫砂。西藏的穀物生產現不足供本地的需要，便靠鹽和礫砂來與不丹尼泊爾換取小麥。銅佛、藏香、木碗的製造，是西藏的特殊手工業，一般的手工業則以毛織爲較著。對中國本部的輸出品以羊毛、麝香、大黃、鹿茸、皮

革爲主，輸入品的大部分爲磚茶——西藏人最重要的消費品之一，但近年中國茶的銷路已爲印茶所攙奪。對印度的貿易以家畜、鹽、羊毛、麝香、珊瑚爲輸出大宗，毛織物、棉織物、綠茶、砂糖爲輸入大宗。

西藏的交通，因地勢險峻，河流湍急，很爲困難。陸路上的交通，以拉薩爲中心，大道有四條。一爲由拉薩，東越西康至成都，卽所謂通川大道，行程要七十多天；一爲由拉薩東北經青海至西寧，卽所謂通甘大道，需時五十多天；一爲由拉薩西行，經日喀則至噶大克，再北折至新疆，卽所謂通新大道；一爲由拉薩西南經江孜、亞東至大吉嶺卽所謂通印大道。最後一條道，沿途有大都會，有一半可通火車，普通只要二十一天便到，是最便捷的路。

西藏的人口估計最多只在五百萬左右（註二），男子捨身做喇嘛以及因

生產力貧弱而起的一妻多夫制實爲人口稀少的原因。大部分爲藏族（古稱羌族，又稱圖伯特族），除了西藏以外，西康、青海、南疆、哲孟雄、喀什米爾都有藏人。此外尚有唐古特人、回族、尼泊爾人、不丹人、喀什米爾人。西藏對外人向取閉鎖政策，漢人留在那裏很少，大都爲官吏兵商，自屢經變亂，不是遭害，便是避難回去，故在西藏沒有像在內蒙新疆那樣的民族問題。但是，藏人既散居西康青海及新疆南部，帝國主義者便拿這個做口實來煽動藏人擴充勢力到這些地方去，組織所謂：「大西藏國」。

特殊的  
社會政  
治形態

西藏的社會形態比中國其他邊疆地域更爲原始，如政教一致的保持，內婚制和女權的社會的痕跡的遺留（註三），就是一例。但是，西藏早已是一個階級的社會了。上級稱爲「拉布」，即支配階級之大喇嘛、貴族、高級官吏；中級稱爲「丁」，即

平民階級，由富家、地主、軍人、農夫構成；下級稱爲「達馬」，由奴隸、工人及執賤役的人構成。每級中又分爲三小級，大喇嘛貴族擁有廣大的土地，并有免稅及其他特權，爲寄生分子，階級的界域差不多有印度那樣的嚴。

西藏是喇嘛教的發源地，喇嘛教中，分爲紅教、黃教、黑教、白教四派，現在支配西藏的爲黃教（註四），西藏人，家有三四男丁便送一個做喇嘛，故喇嘛占全人口的十分之三左右。大小的喇嘛寺數千，遍於全境，彼此互有關聯成爲系統。大抵十個喇嘛廟組成一個小喇嘛寺，形如村鎮的中心，小喇嘛寺五處組成一個大喇嘛寺，形如城市的中心。大喇嘛寺之上更有最高的寺院，如前藏的布達拉宮、噶爾丹寺、色拉寺、別蚌寺，後藏的扎什倫布寺，每寺的喇嘛由數千人至二萬人。這些寺都擁有大量的土地和

家畜，靠佃租、放債、家畜的售賣來養活喇嘛；并藏有千百的槍械，一朝有事，喇嘛們即拋念珠而執武器。

達賴和班禪兩大喇嘛是西藏的法王兼最高的統治者，前者的地盤爲前藏，駐於拉薩，後者分治後藏，駐於日喀則，均以「轉生」來做西藏的主宰。兩者地位在名義上是平等的，實則政權久已集於達賴一人。達賴之下有「司倫」，地位等於宰相，再下，有「噶廈」，彷彿行政會議，由「噶布倫」組成，有如各部大臣，下頭又有「仔俸」，「商卓特巴」掌財政錢糧，「協爾幫」掌民刑訴訟等等；武官則有「馬基」（西藏全軍總司令）「代本」（像內地的團長那樣）等職。達賴喇嘛不獨握有西藏的政教的大權。而且勢力及於蒙古西康青海各地的喇嘛教信徒之間，故清政府以至英俄帝國主義者都想利用達賴喇嘛來實現各自的企圖。

與中國本

土的關係

自唐以後，西藏與中國便發生頗密切的關係，歷宋元明三朝，以至清代，雖有過離合親叛種種變故，但原則上是隸屬於中國的。滿清還沒有入關的時候，清太宗已與達賴第五世交歡，互相以名號相尊崇，到康熙的初年滿清與西藏的關係還是和平的、宗教的關係。到康熙晚年，準噶爾部會長策妄那布坦據藏，清政府始派兵入藏，平定之後，又替西藏解決達賴六世的人選之爭，於是達賴的冊立權也移于清廷。雍正初年，西藏內部發生政爭，雍正派兵干涉，事後並設正副大臣各一人領兵分駐前後藏，在清代盛時，西藏的內政，駐藏大臣也得干與。不過西藏的政治的根本形態，却沒有變革。到了清末，中國對西藏已鞭長莫及，英帝國主義倒漸變成西藏的實際支配者了。

英國對西  
藏的窺伺

英國對西藏的侵略，發動頗早，大抵可分爲三個時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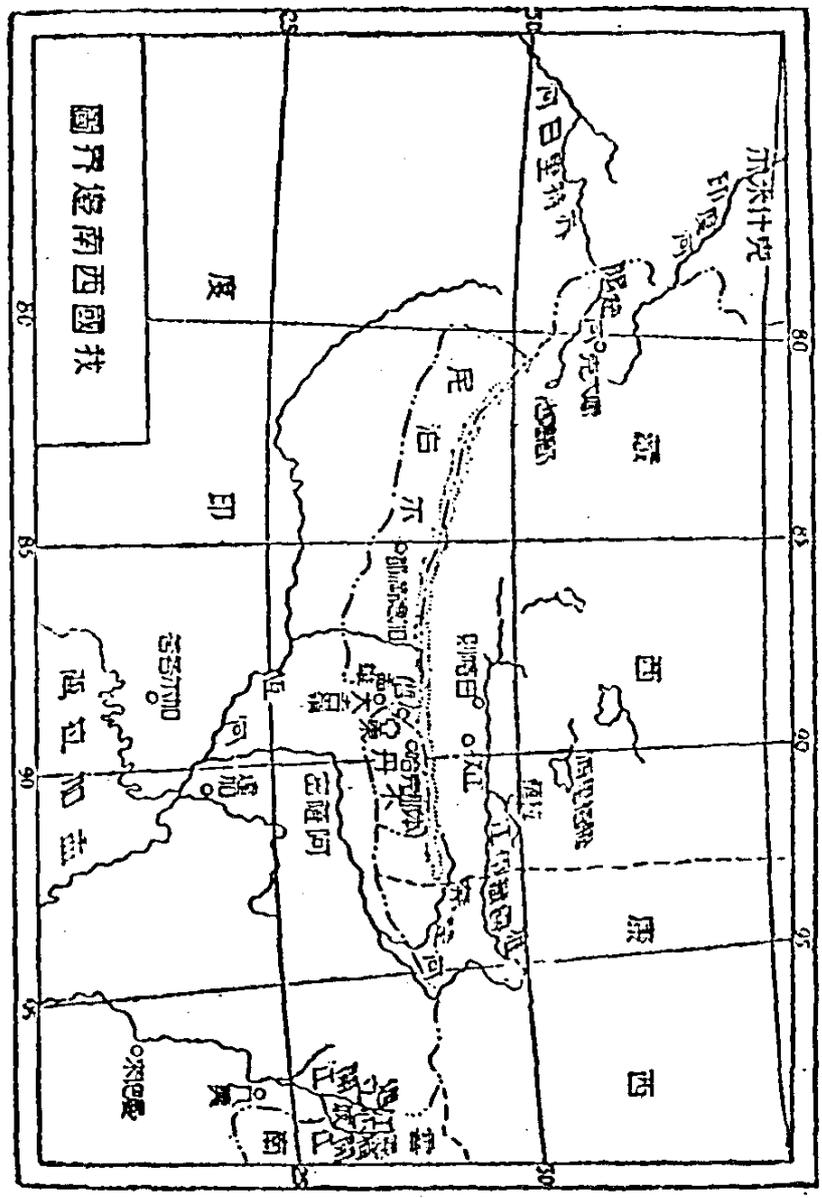
第一個時期，由一七七四年印度總督派柏傑兒(Boteler)入藏起至十九世紀末，爲英國窺伺西藏，俄國起來競爭的時期；

第二個時期由一九〇三年榮赫鵬(Younghusbund)兵入藏起到達賴亡命印度止爲英國積極進攻西藏的時期。第三期由辛亥革命至現在，爲英國獨占西藏及擴充勢力到西康青海的時期。茲依次略加論述。

西藏在十四世紀的時候，早已有歐人的足跡，但是英國之蓄意窺伺西藏，實始自十八世紀末英國吞併印度孟加拉以後。一七七四年，印總督藉着班禪調停不丹與英國爭端的機會，派柏傑兒入藏，謀與西藏訂約通商，和探查西藏的內情，但以西藏的鎖國主義和中國駐藏大臣的監視，沒有結果。其後英國政府屢派專使入藏，大都因西藏對清政府有所畏忌，無功而

返。英國因改換政策，一方面積極侵略與西藏接境的希馬拉耶山麓諸小國，作為入侵西藏的門戶，他方面轉與中國政府交涉入藏事宜，此外還派人（甚至僱用英國以外的歐洲人或亞洲人）潛入西藏探險、測量（註五）。一八一四英國與尼泊爾戰爭的結果，尼泊爾和哲孟雄（錫金）都成為英國的勢力範圍或保護國，英國的勢方便肉薄西藏的中部，哲孟雄領有地大吉嶺的取得（一八三九年），使印藏的交通更得捷徑。緬甸和不丹的阿薩密的割讓（一八二六年和一八四一年）曾使英國的爪牙伸到西藏東部去，喀什米爾的歸英保護（一八四六年），更使英帝國主義的勢力圈擴充到西藏的西部去。總而言之，到了十九世紀的後半期，為西藏的屏藩的好多小國，都已成為英帝國主義的籠中物，從此，英國便進一步來謀西藏本身的吞併了。

強逼清政府訂立芝罘條約，將「通藏之權」在該約中明文規定。其後，又



一八七六年，英人瑪加里在雲南被殺一案發生，英國就乘這機會

藉口藏兵侵入哲孟雄，與清政府締結藏印條約（一八九〇年），規定藏哲疆界，中國承認哲孟雄歸英保護。後三年訂立的藏印續約，開亞東為商埠，規定英人可以在該地自由貿易，不用納稅，而藏人游牧哲境，反受英國的限制。



自十九世紀英國勢力支配西藏的鄰國以來，西藏人對英即抱有強烈的反感，藏印續約的訂立，使英國勢力可以深入藏地，西藏更為驚恐，拒絕履行條約。中國政府既柔弱不足恃，西藏因轉而求助於俄國來抗英。

帝俄自從克里米戰役敗北後，便把侵略的劍鋒，由近東移到中亞細亞來，併合浩罕、布哈爾和帕米爾的一部分，俄國的勢力，已逼近西藏了。帝俄先以賄賂來買外蒙活佛的歡心，做接近西藏的伏線。一八九四年阿斯

脫拉罕的額魯特蒙古人出身的喇嘛僧，在拉薩居留一年之後，受達賴之旨，到聖彼得堡去，過二年便有俄國的探險隊入西藏。其後俄國更利用一個曾任達賴十三世的教師的俄藉布里雅特人德爾智夫(Dorjiev)慫恿達賴聯俄，達賴便派他兩次訪問聖彼得堡，俄藏驟然接近起來，英國得知這個消息後，非常焦急，屢向俄外部質問。德爾智夫從聖彼得堡回來還帶了五十多個俄羅斯人，使留居拉薩及其他要地，當時又有中俄訂立關於西藏的密約的傳說。英國態度，便趨硬化。日英同盟的締結的促成，實與俄國的插手西藏有關係。印度總督寇仁更決心不顧中國的宗主權，以武力為後盾，直接與西藏交涉。於是英國對西藏便入於進攻的時期了。

一九〇三年六月，印度政府便派了榮赫鵬大佐領兵入藏境，西藏雖屢派人與英國「遠征隊」交涉，阻他們前進，但

英  
國  
的  
進  
攻

他們却抱定非到拉薩，沒有交涉的餘地的宗旨。中國和俄國政府都提出抗議，俄使且有「英國的西藏侵入會惹起中央亞細亞的重大紛亂」的警告，但英國絕不放在眼內。那時日俄的戰機已逼，到日俄開戰之後幾個月，英兵已直搗拉薩（一九〇四年八月），達賴早已逃到青海，藏民之被屠殺者達四千多人，喇嘛廟慘遭焚劫。當時的中國駐藏大臣有秦避免與英作和議談判，榮赫鵬便與西藏代表締結和約。如照這條約實行，西藏不特要加開商埠（江孜和噶大克）、賠款、削除一切防禦工事、許英國駐兵春丕，而且西藏全部要歸入英國勢力範圍之內，不容他國插手。其後清政府屢與英交涉，便有一九〇六年中英北京條約的訂立。根據這條約，中國雖得回一個空頭的宗主權，英國答應不佔領西藏土地和不干涉藏政，但以前的和約作爲附約，中國也答應不准他國插手西藏，和許英國在藏敷設電線。這就

是說英國在西藏的優越位置至少消極地得到確保了。那時俄國新爲日本所敗，正如對日本不得不捨棄滿洲那樣，對英國也要斷去西藏侵略之念，而專心於蒙古的確保。在一九〇七年英俄的中亞勢力範圍協定，俄國雖沒有明白地承認英國在藏的優越地位，但俄國已表明牠拋棄干預藏事的企圖，而認以前的英藏條約爲有效。

英國獨占  
西藏時期

自英兵入拉薩後，清政府才知道西藏的危機，爲亡羊補牢之計，一方面積極經營西康（川邊），一方面想以實力威懾西藏。逃往青海轉蒙古的達賴初時還欲乞助於俄國，後見俄國連敗於日本，知不可靠，轉求英國的諒解，俾得重返拉薩。同時受清政府的勸誘，於一九〇八年入覲北京，清政府對他加封增俸，但他方面却要他執屬臣之禮，多所詰責，達賴心裏已很不痛快。在達賴返藏之前，駐

藏大臣聯豫已經開辦種種新政，來開化和整頓西藏，不久更命那在川邊厲行「改土歸流」對藏力主強硬的趙爾豐任駐藏大臣，領川軍入藏，在途中聽見這消息而害怕的達賴，已去電請求英俄甚至法國出頭阻止清兵入藏，到了拉薩後，更想投到英國的懷裏。當時清政府又一「操之過急」，不肯接納達賴的要求，達賴因於川軍到拉薩之前，逃到印度，受英國的保護，向印度當局屈膝求援。

清政府的態度更強硬起來，下詔廢達賴十三世，英國因提出抗議。不久辛亥革命發生，駐藏的清兵發生譁變，藏人便起來把清兵驅逐，達賴乘機回拉薩，隨外蒙之後宣告獨立。英俄趁勢暗中拉攏，於是有蒙藏互相承認獨立，彼此協作的蒙藏條約的出現（一九一二年十二月）。

西康問  
題與英  
藏關係

補敘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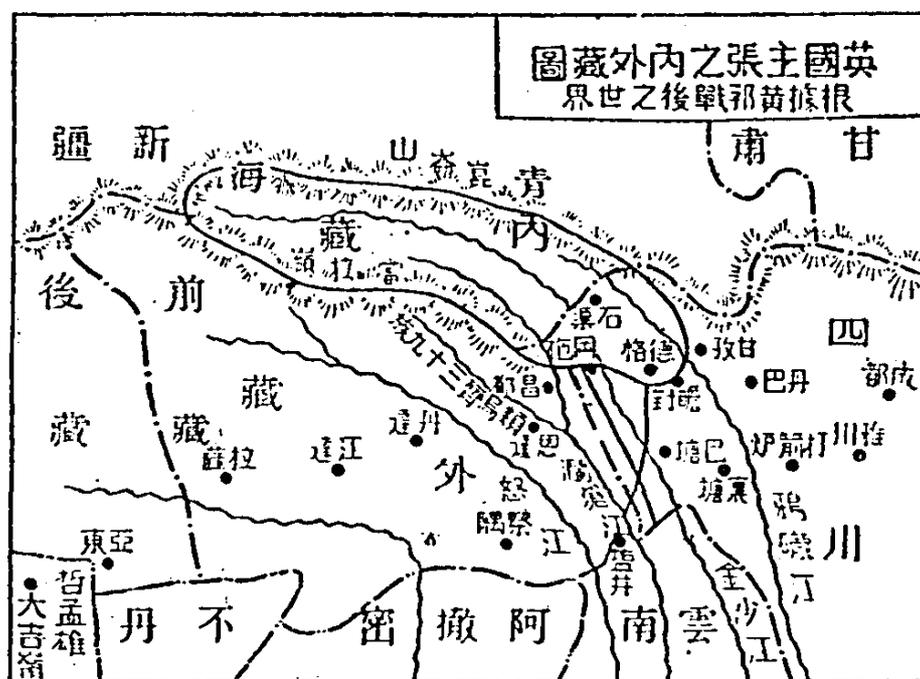
民國以後，不單是中國對西藏的主權全盤動搖，而且連西康地方也岌岌難保，英國對西藏的侵略已伸張到西康去。所以在論述近年英藏的關係，先要將西康問題的歷史的梗概

西康面積較略小於西藏，而大於四川，人口約三百萬至三百五十萬。地勢也很高峻，交通不便。住民有漢人移民和土民，漢人大部分住在康定（打箭爐）、巴安（巴塘）諸都市；土民又有西藏族、西蕃族、摩些族、白夷族、攏攏族、蒙古族的區別，大多數信喇嘛教，漢人則多為回教徒，民族的情形比西藏複雜，故易惹起糾紛。西康在地理位置上與緬甸的阿薩密相連，東通富饒的川滇兩省，而且本身富於金、銀、銅、鐵、煤、鹽、石油等礦物資源，故也為英國所垂涎。

西康雖隸清朝版圖，但沒有設專官統治，土民的大小部落由土司或呼圖克圖（大喇嘛）自治，歸四川統轄。一九〇五年，以路過巴塘的駐藏幫辦大臣鳳全提倡墾務和對土民喇嘛取高壓手段，土民羣起暴動。經趙爾豐用武力肅清之後，清政府爲保西藏和安定西康起見，設置川滇邊務大臣，以趙爾豐充任。趙便强行他的改土歸流計劃，把許多土司打平。他又在西康進行辦學、農墾、水利、橋梁、採礦、醫藥等要政，辦白話報，勸藏人聯合中國不丹尼泊爾共同抗英。趙在清末邊臣中誠然算是一個較有魄力、有能幹的人，但他的對土民的屠殺政策，實種下了將來的禍根。

達賴宣告獨立後，且令川邊藏人舉兵，巴塘裏塘康定相繼失陷，袁世凱因命四川都督尹昌衡、雲南都督蔡鍔出兵征討，兩軍把藏軍打敗了，英國便出來干涉，要求中國不得干涉西藏內政，視同行省，并以不承認民國

政府來要挾。結果產生西姆拉的中英藏會議。這會議歷時五月（由民國二年十一月至民國三年四月），初時英國的提案簡直要將西藏完全化爲英的保護國，藏代表也跟牠一鼻孔出氣，中國代表所提出的對案也夠喪權辱國。其後爭執的中心移到中國本土與西藏的疆界的問題——這即是英國的勢力範圍擴充到西康的問題。英國想照「外蒙」「內蒙」那樣的區分，製造出「外藏」「內藏」的名詞，主張「外藏」完全自治，「內藏」歸中國統治，以已意把西康的大部分地分也劃入「外藏」的範圍內。中國代表幾經讓步，終於簽字於英人逼簽的草約，但後來以中國外交部不承認的緣故，會議便決裂了。一九一五年，準備帝制的袁世凱爲買英人歡心起見，中藏邊界問題更大讓步，那時值歐戰正酣，中英關於西藏的交涉，暫時停頓。



自民國成立以後，西康雖改爲川邊特別區，設置鎮守使，但藏人屢次進攻西康，甚至侵入四川，一九一八年藏軍特別得勢，川邊全境震動，川邊鎮守使陳遐齡依英國副領事寶錫孟的調停，與藏軍休戰議和，劃定中藏駐兵地方，而分駐的界線實係暗據西姆拉草約的內外藏界線而來。

歐戰終結後，解決西藏懸案的交涉再開。一九一九年，徐世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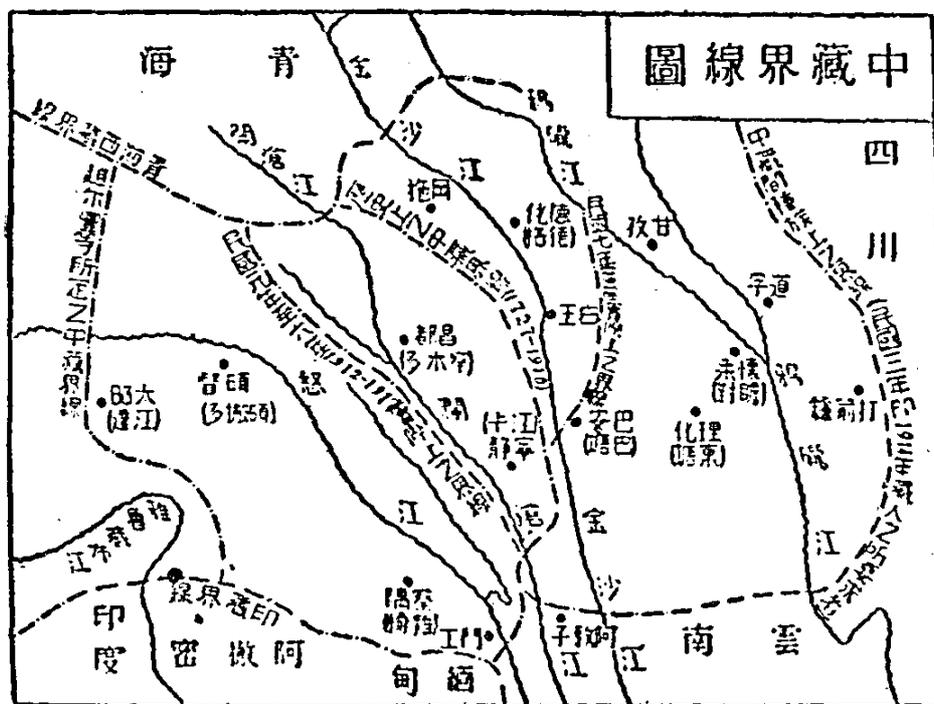
政府正要答應英國的所謂讓步的提案，將德格以西約二千餘里的地方以及崑崙山以南當拉嶺以北的地方（青海新疆的邊地）劃歸「外藏」，發電徵求關係各省政府的意見，各方羣起反對，藏案談判又暫時中止。在一九二一年的太平洋會議中，西藏問題也沒有談及。北京政府雖屢謀以妥協的方法解決藏案，英國始終強硬，只銳意經營西藏。班禪喇嘛感到達賴的親英政策的脅威，便於一九二四年逃出西藏。

新近的  
西  
藏  
問題

班禪出走後，西藏民衆的反英運動漸見抬頭，親英派首領擦絨給民衆痛毆；達賴也派代表向國民政府表示服從。一九三〇年英國爲壓服西藏起見，嗾使尼泊爾藉口達賴向尼商徵稅問題起兵侵藏，但這紛爭不久便平息了。至於達賴的「內附」只是說說而已，在英國的操縱之下，達賴的恢復明朝時的版圖，建立「大西藏」

國」的野心，還是不死。同年，西藏藉口西康甘孜所屬大金、白利兩寺的爭產糾紛，派兵幫助大金寺，與駐防川軍衝突，康藏戰爭的火又再燃起來。國民政府曾派員調停，以藏方對於劃界問題仍持異議，戰爭停而復開。格桑懷仁的「康人治康」運動，和西康回教徒的爭奪政權，使西康問題更增糾紛。一九三二年，達賴又派兵攻青海，進逼玉樹，後來給青海駐軍打退，兩方成立妥協。稍後，康藏間也成立停戰協定，以金沙江爲兩軍分駐的界線。但這種和議條件決不能作爲終局的解決，所以四川二劉發生內戰的時候，藏軍便乘機進攻了。甚至去年西安事變之前，藏軍又曾一度進佔德格等四縣。至於西康建省已於一九三四年底決定進行，然也沒有甚麼實效。

班禪逃到中國，到處奔走，想藉着政府之力，復歸西藏。一九三三年



底達賴暴死，西藏內部發生糾紛。達賴的親信堯杞冷清與僧民公舉做攝政的熱振對立。國民政府除承認西藏的現狀外，復派黃慕松赴藏致祭，追封死的達賴，來懷柔藏人。班禪雖認為達賴之死是他的回藏的好機會，藏中有一部分喇嘛也歡迎班禪回藏，但是，親英的分子仍握西藏的實權，班禪能否回藏實要看英國的意旨而定。即使他回到西藏去，他能否擺脫英國的羈絆，不做

傀儡也是問題，因為英國在西藏勢力已根深蒂固呢。

#### 英國侵西

#### 藏的實績

根據清末以來中國政府及西藏政府與英國所訂不平等條約，英國已得有在藏自由貿易、建設電線和以藏為勢力範圍的特權。達賴獨立後用英人參與軍政外交，與英締結密約、

選送學生留英、向英購機。現英國已由印度築鐵路至大吉嶺，由大吉嶺經喀林奔至春丕築有汽車路，且沿途設置宿舍。郵電均在英人手內。西藏軍隊由英人訓練；伯里宗、亞東、春丕、江孜、康馬等地，英人都添設領事，駐守衛兵以為監視，西藏金融為印度的盧比所支配，礦產由英開發，英人運貨入藏可不納進口稅，藏商除正稅外還要納附加稅。至於印度與西藏的貿易關係；雖不能知道詳細，但以地域及交通關係上來推測，印度所占的成分當多於中國本土，近年中藏交通差不多完全斷絕，西藏的貿易為

印度獨占當不待說。

至於「大西藏國」的計劃，即是以西藏爲中心，包括青海、西康、四川西部、雲南西北部、南疆喀什噶爾一帶，建立一個傀儡國的企圖。爲實現這計畫起見，除了煽動和援助西藏進攻西康青海外，還決定從速完成西藏鐵道，謀築印新大鐵道。在西康設立自治教會，派英人宣教師宣傳，對西康土民作文化的侵略，也是這計畫的一部分。

中國對  
藏政策的  
批判

綜觀上頭所述的西藏問題發展的簡史，我們可以明白，

中國的失敗主要地在於以下兩點：（一）中國政府對英帝國主義的妥協以至屈服的態度，芝罘條約關於西藏的規定，陳

貽範之私簽西姆拉會議草約，袁世凱之承認劃分內外藏，都是比較顯著的例。（二）中國政府對西藏的放任與高壓政策之失當。在西藏抗英的時候，

清政府反自動地與英國訂立開放西藏的條約；及至英國勢力深入藏地時，清政府又想以強力來震懾西藏，趙爾豐在川邊的用兵以及川軍之入藏都是這種政策的表現，結果只增加藏人的反感，使英國更有挑撥的口實。到了現在，西藏與中國本土的關係若斷若續，但中國民衆所爭的不是中國對西藏的徒有其名的宗主權，而是西藏全民衆從帝國主義的羈絆的解放。所以現在西藏問題的根本解決，不是籠絡班禪或幾個上層的喇嘛所能奏效，而是要看中國能否發動西藏和全國的民衆的反帝鬥爭而定。

(註一)青稞爲麥之一種，晒乾研粉，製成「糌粑」，跟牛羊肉奶等物一道拿來吃，是藏人的主要食料，又可製酒。

(註二)民國十七年內政部估計西藏人口有三百七十二萬人，民國十八年估計則有五百二十三萬人。黃慕松回來的報告又說只有七八十萬人，相差極遠，很難確定。

(註三)西藏人中之婆多人 (Podas) 和康伯人 (Khambo) 的婚制很紊亂，兄弟可娶其姊妹，姪甥可娶叔孀或舅母，普通藏人于同父異母的兄弟姊妹亦可互相婚配（據洪澹塵 西藏史地大綱五四頁）。

(註四)在西藏蒙古的喇嘛教中黃教的勢力約占百分之七十，紅教占百分之二十，黑教白教均衰微。

(註五)自一八六五年以後，英國還把一些親英的亞洲人（尼伯爾人、不丹人、喀什米爾人、阿富汗人等）組織起來，教以測量及其他的必需的學識，派到西藏去，做間諜和測量的工作。從一八六五年到一八九四年，這種探險隊被派過二十四次到西藏內地去。一七七八到一七七九年中，有一個名喚 A K 的亞洲人以數珠的方法來測量拉薩的主要街道。

## 習題

(1) 關於西藏地域上的範圍的爭論有怎樣的意義？

- (2) 西藏對英國的重要性怎樣？
- (3) 西藏問題對英俄的關係有甚麼影響？
- (4) 中藏界線的紛爭的經過怎樣？
- (5) 評民國以來中國政府的西藏對策。
- (6) 西藏的現狀怎樣？

### 參考書

- 華企雲 西藏問題 (大東)
- 白眉初 西藏始末紀要 (北平建設圖書館)
- 王勤育 西藏問題 (商務)
- 洪滌塵 西藏史地大綱 (正中)
- 劉家駒 康藏 (新亞細亞學會)

## 七 英法帝國主義與雲南

地大物博  
的雲南

一九三四年初，南疆獨立的騷亂才平息，英國侵入班洪的疆耗又突然傳來，中國民衆的視線便轉到雲南問題上去。

其實現在雲南的危機，也不減於內蒙、新疆、西藏等邊疆地域呢，牠的經濟以至政治已爲法國所支配，而英國對雲南的蠶食，也沒有一時停過，這兩個帝國主義對雲南的鬥爭彷彿從前日本和帝俄之施於東三省那樣。爲甚麼英法這樣子積極侵略雲南呢？這與雲南的地理的位置和資源有重大的關係，待我們慢慢講來。

雲南在面積上雖不是中國最大的一省（三十九萬八千方公里）但地理

上的位置非常重要。牠東界貴州和廣西，南界越南，西界緬甸，北界四川和西康。自安南緬甸相繼喪失後，雲南便與英法帝國主義相逼處。如雲南爲帝國主義所據，則在牠的下游的四川、貴州、廣西各省都岌岌可危。

雲南山脈重疊地勢高峻，雖近熱帶，而氣候大體上溫和，有適宜於農耕的土地，而比較上少（雲南全面積三億六千萬畝中，耕地一千九百四十五萬畝），大抵中部最適宜於稻及其他穀類的耕種，西北部寒冷的高地則只可種麥及玉蜀黍，西南的亞熱帶性的低地則產甘蔗和茶。穀類的生產僅足供省內的需要，向內地的重要的移出品爲茶和鴉片。後者特別是雲南的差不多唯一的移出農產物。近年雲南的軍閥的內訌，和西南的政爭，大半跟鴉片問題有關係。雲南省在地形上、溫度上、和氣溫上都適宜畜牧，爲國內第一流的畜牧之區。家畜中牛羊較多，獸毛獸皮等輸出頗不少。森林

面積占全體五〇%，集中於鄰近緬甸的西北部。

但是，雲南資源中最有經濟的價值，爲帝國主義所垂涎的，還是牠的礦產。雲南的礦，在漢代便有名，自元代以來，開採不絕。金屬中有金、銀、銅、錫、鉛、鋅、鐵、錳等礦，非金屬有硫黃、砒、石灰、雲母、石膏、水晶岩、鹽、明礬、天然曹達、硝石、滑石、大理石、寶石等。曾有人說，雲南的富源，凌駕本部十八省，恐怕不是誇張的話。就中從前最有名是銅，在清代，礦區達五十以上，年產六百萬斤，大部分運北京供貨幣鑄造之用。清末以後，以連年兵亂和採礦技術的舊陋，漸見衰微，今日只年產五百噸左右，但仍占全國產銅額的八九成。現在錫礦代銅而興，集中於箇舊一地，開採的礦夫達十萬人，年產七千五百噸，輸出價格達五百萬至一千萬兩，爲雲南省最重要的輸出品。石炭的埋藏也不少，最近略見採

掘，他如岩鹽大理石等都有經濟的價值。

雲南雖有這樣豐富的資源，但因人口稀少，技術幼稚的緣故，開發的程度很低，所以雲南仍有「地瘠民貧」之稱，工場工業到最近才萌芽，不過，即令發達，在英法的勢力還沒有擺脫以前，也很難與外國品競爭。

滇  
邊  
的  
民  
族

雲南的人口估計在一千二百萬左右，密度很低（每方公里三十人）。其中約三分之二為漢人，多是元朝以後從川湘等地移來，三分之一為土著的住民，漢人稱為夷族，此外尚有少數的回族、滿洲人。在從前漢回會屢起紛爭。夷族又可分為三系，（一）為西藏緬甸系的羅羅人是夷族中的最勇敢、最開化的，人數也較多。（二）為苗獠族，（三）為中國緬甸系的揮族。這些夷族多住在邊境的山間僻地，自成部落，與外廓的住民多同一種族，風俗言語亦相似。他們的生活

原始，雖知農耕，但方法簡陋（註一）。雲南雖會經過「改土歸流」——這即是說把土著民驅逐或強迫同化——但是竄匿到邊境去的夷族，仍有世襲的土司或土指揮管轄。中國的地方政府就不高壓摧殘，也只知採用羈縻的政策，一味敷衍，更沒有經濟文化施設之可言。反之逼處滇邊的帝國主義，或藉傳教麻醉這些還在信仰自然教的民衆，或賄賂土司以大批金錢，接濟他們新式槍械嗾使他們脫離中國。因此，雲南的未定的邊界更多事起來。

#### 英國對雲

#### 南的侵略

英國向緬甸的進攻，始自十九世紀三十年代，至一八八六年，緬甸便正式爲英國所合併。但是，在一八六八年的時候，印度政府已派人到雲南探險，企圖開拓從緬甸到雲南的陸上通商路，調查雲南的資源，和探測通長江上游的道路。第二回的雲南探險隊，即發生瑪加理被殺的案件，結果有芝罘條約的訂結，允許英人在

滇通商和探險，并開中英滇緬劃界交涉的先河。在一八八六年的緬甸條約內，清政府雖已承認英國之併合緬甸，但對於滇緬邊界和邊境通商事宜還沒有具體的規定。至一八九四年，中國的駐英公使薛福成與英訂立滇緬條約，除了境界及通商事項之外，還規定英國得在雲南的蠻允設領事館。據這個條約，中國不特失去不少的邊界地域而且騰衝縣（騰越）尖高山以北一段的境界的不劃定，伏下將來的糾紛，爲片馬問題、江心坡問題的起因。又這條約雖把孟連江洪歸屬我國，而有不讓渡與第三國的規定，一八九七年的滇緬續約因此產生。事情的始末是這樣的：江洪首屬雲南，但又首入貢緬甸，一八八四年法國與緬甸締結密約，以該地割給法國，後來英國併吞緬甸，把孟連江洪一併割去，曉得法國必定不肯放棄江洪，故意佈下這個陷阱，來愚弄中國。果然，不久，法國根據法緬成約，向清政府要求割

界，清政府沒有辦法，只得把江洪歸屬安南。於是英國即對中國提出抗議，結果改訂前約，不特將前約規定歸屬中國的木邦、科干兩地改給英國，和將三角地一段永租與牠，而且英國得在雲南添設領事（思茅），獲得在雲南修建鐵路以通緬甸的權利。及至實地勘界時，因中國方面的官吏沒有境界上的知識、統一的方針，又失去尖高山以南和以西的一大幅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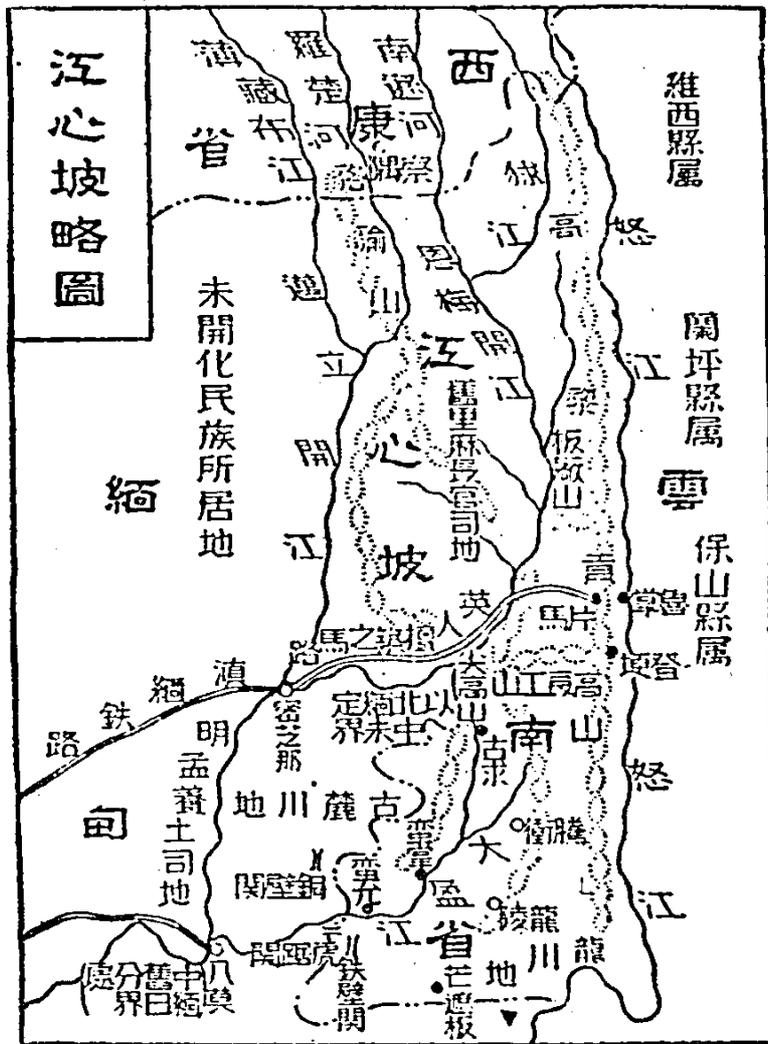


據一八九四年條約的第四條，北緯二十五度三十五分的北部一段邊界，待將來實地查明，兩國再定界線。片馬恰在北緯二十六度。定約後雖經勘界，而未能劃定，片馬問題便發生。

片馬位在騰越北方，野人山之東，四面爲山所包圍，中有一河流（小江）貫注，流入伊洛瓦底江。該地面積雖小（廣袤一百里），然形勢重

要，是雲南的內戶，扼緬甸及康藏的咽喉，英帝國主義想從此進達長江上游，使牠在長江一帶的勢力——與印度緬甸連接起來。故片馬如歸英，則天險的野人山亦可不勞而獲，雲南的門戶便洞開了。住民爲漢緬混合種，但自元代以來，該地已屬中國管轄。一八九八年英使麥克唐納兩次向清政府總理衙門照會，要求該地的境界劃定，同時派軍隊進駐，當時的清政府只取消極的態度，英兵更深入，并且把土人寨焚殺。清政府因提出抗議，繼續交涉，到一九一〇年，英帝國主義且派大兵入駐，作久佔之計，當時雲南的民氣大爲激昂，地方政府的態度亦頗強硬，但清政府却意存退讓，欲將片馬許英人永租。到民國以後，英帝國主義仍繼續以實力占領，雖沒有直接設縣，但片馬各寨已併入緬甸的拖角廳治理。江心坡問題發生，中國民衆一致抗爭，駐騰越英領事向騰越道尹作非正式表示，願將片馬交還

中國，撤退軍隊。但英帝國主義的真意是想以片馬來交換江心坡。現在英帝國主義從緬甸密芝那建築的馬路，已通至片馬。無論如何片馬地域的境



界到今日尚未確定，將來糾紛的再燃，仍有可能性呢。

江  
心  
坡  
問  
題

江心坡問題的發生，也以一八九四年條約第四條爲基  
因。江心坡位於雲南省的西北角，片馬之西，爲野人山的一  
部。地方遼闊，延長由北緯二十四度至二十七度，差不多有

浙江一省那樣大。四面爲恩梅開江和邁立開江所包圍，所以有這個名稱。

西北與西康接壤可通西藏，西南和緬甸相連，爲雲南的「外戶」，形勢比

片馬還重要。坡內村落千餘，主要的住民爲濮曼浪速兩種，間有獐種，由

「山官」統轄。那兒礦物頗豐，金礦特多。該地原屬中國所有，有種種證

明。但自緬甸條約簽訂後，英曾派兵進據野人山全土，當時薛福成主張中

英均分野人山地，英國不答應。他方面，英國人極力拉攏土酋，并施以文

化侵略。到一九二六年，英人便發兵進佔江心坡，與土人相衝突，不久兵

退，第二年又再用兵占領該地，設立縣治。這事惹起中國全國的輿論的沸

騰，英國態度才少緩和，有以片馬交換江心坡的表示。一九三二年，傳說英國自願交還該地。可是在英國還沒有正式拋棄對該地的條約上的主張，明確地劃定國界以前，糾紛有再發之虞。最近又傳英國遮斷該地的交通，禁止中國人入境。總而言之，英國在此段未定境界的經略，已達到牠的目的了。



一九三四年二月至四月間，緬甸駐屯兵侵入班洪的的疆耗又轟動一時。班洪（或班紅）在雲南省的西南端，是上述兩界約沒有確定的地域。該地原屬葫蘆王地，葫蘆王地有上

下之分，下葫蘆王地之班况已劃入緬甸，上葫蘆王地即現在所說的班洪。該地通鎮康、順甯、雙江、瀾滄各縣，由官道可直通雲南省城。現在英國方面的交通線已由緬甸的工隆渡築到班弄。由仰光達雲南邊境僅須兩天的

路程。班洪如被英國侵佔，雲南省的國防也受大大的威脅。以經濟價值論，該地富於礦產，金銀寶石和玉的出產很多。清初有雲南省人吳尙賢曾在該地開設茂隆銀廠，發了大財。這個寶庫之給英國垂涎是不足怪的。所謂「班洪事件」就是以銀礦的爭奪爲起因。事件的始末如下：

英國有一個資本七百五十萬盧比的英緬採銀公司，開採班况的銀礦，最近因該地礦苗漸竭，開始侵入南段未定界地域採礦。一九三三年十月的時候，印度當局派員往班洪調查各種礦產的標本。十二月十四日該採礦公司的英人技師七八名又到班洪來，召集土民，作秘密的商談，過幾天，緬甸的駐屯軍有二千名開到班洪來，把那一帶地方占領，更在附近築造汽車路，架設橋梁，建立兵營，裝設無線電信，搬入採礦器具，甚至建築飛行場，作永久占據之計。

本來中國也有一個金廠在那兒，近年因為雲南省政府整理金融，生銀缺乏，已着眼於班洪的銀礦。一九二九年，農礦廳已派熟知該地情況的李景森，往該地調查，一九三一年，雲南省立的富滇銀行又再派李往那兒與葫蘆王和土司商議開礦條件。英方探知這個事情，謀捷足先登，便有班洪事件發生。

班洪的土酋，雖有一部分為英國所買收（例如很有勢力的土人領袖回教徒馬美廷便歡迎英國人），但也有一部分集兵反抗英軍，因發生衝突，到一九三四年四月，這事傳到內地來，全國輿論大受刺戟。經過駐滇特派交涉員王禹枚的現地交涉，仰光中國領事的抗議，和駐英公使郭泰祺的折衝，英兵已從班洪撤退，其後英方提議組織共同勘界委員會，解決南段的未定國境的問題。委員共五名，中英雙方各二名，國聯理事會選任中立委

員一名，委員間意見不一致時，中立委員行使最後的票決權。但中英兩方不一定要受委員會報告書的拘束。中國政府已同意英方的提議，該委員會現正在進行中。但據最近的消息，中國方面以中立委員的判決偏袒英方，將提異議。所以將來勘界的結果仍未可抱樂觀。還有一層，這次勘界，勘到滄源設治區所轄的狚瓦山、剛諾、蠻海一帶，狚民以武力反對受中國的管轄，中國方面勘界委員也以武力壓服他們，這可見中國對於滇邊的夷民的設施，實成問題。

法國對雲  
南的侵略

法國在十八世紀七十年代便插足於越南，其後便以越南為根據地來侵略雲南。一八六六年，有法商奧塞及得張比循紅河潛入雲南，探測山川形勢和礦產。一八七三年，法商杜沛在他的雲南旅行中，與總督馬如龍訂立武器與鹽的貿易契約。因法人之

屢上湖紅河以窺伺雲南，引起越南的不滿，發生衝突，越南終於爲法國所吞併。一八八五年中法締結的天津條約，承認越南爲法保護，滇越間從此就更多事起來。一八八七年中法根據前約締結商務專條和界務專條，開蒙自爲商埠，并把滇越界務規定。一八九五年重訂的商務界務專條附章，規定中國增開思茅河口爲商埠，雲南開礦，法國有優先權，越南鐵路可展築至雲南，思茅與越南孟阿接通電線，江洪割歸法國。一八九七年越南商務副部長白羅宜偕同鉅商到雲南，賄賂洋務局總辦和礦務督辦要求採礦權。第二年，法國因曾替中國取回遼東，向清政府索取報酬，要求雲南兩廣不

割讓他國和東京至雲南府的鐵道建築權，均經清政府承認。

滇越鐵道的東京段於一九〇一年已開始建築。一九〇三

年中法訂立滇越鐵路條約，關於鐵道的用地，支線的接收，



鐵道用材料輸出入稅的免除，鐵道利用上的制限，中國收回鐵道的條件等均有詳細規定。一九〇四年，雲南段也動工了，至一九一〇年便全段通車。該路的越南一段（由海防至老開）長三八七公里，在雲南一段（由老開至昆明）長四六四公里，全長八五一公里。資本純粹爲法國人投資，像「九一八」事變前的南滿鐵道那樣，管理經營權完全屬於法國的滇越鐵路公司，中國絕不參加。該公司形式上雖是商辦的，實際上與法國政府有密切的關係，有很大的政治作用。爲甚麼呢？現在雲南對外的主要商路有以下幾條：（一）自昆明東經曲靖羅平可到貴州；（二）自昆明東南經剝隘可至廣西的百色；（三）自昆明東北經東川昭通，可到四川，（四）由昆明經思茅出緬甸及越南，（五）從昆明西北經騰越可通緬甸（英國擬築的滇緬鐵路，即是這個路線）。但是自從滇越鐵路築成後，牠便變成雲南對

外交交通的唯一捷徑，自昆明到海防，三天可達。正因為這個緣故，該路便成爲法國支配雲南的經濟和政治的大動脈。不得法國官憲的許可，想往雲南便很困難。經過該路入雲南的貨物如不是法國造的，運費就較昂，費時就較久，由是，雲南便實際上變做法國的獨占市場。

此外，一九一四年中法實業銀行曾與中國政府締訂敷設由欽州經廣西到雲南的鐵道的契約，但實際上沒有建築。又由昆明到四川的成都或重慶的鐵道預定線，也早在英法的計劃中。

法國的  
特殊地位

一八九六年，英法兩國發出關於四川和雲南的權益的宣言，聲明彼此均霑。但在法國與中國訂立的條約上，法國顯然占有特權，其他的帝國主義者也默認這一點。在實際上，

藉着滇越鐵路及其他的手段，法國在雲南占的優越的地位確非其他帝國主

義者所能及。據新近美國新聞記者 Wilbur Burton 實地見聞的報告(註二)關於這一點有這樣的結論：(一)經由滇越鐵路到雲南的旅行者非得法國的護照不可。(二)由該鐵道運入雲南的貨物，受在海防的法國稅關檢查，常有禁止運入的事。武器彈藥及為其他軍需品之運入雲南受嚴重的制限；反之，法國的軍需品却受非常差別的待遇。(三)關稅及其他稅率也優待法國商品，因此法貨的雲南輸入，享有好條件。(四)昆明的唯一外國銀行就是法國的印度支那銀行，牠在通商貿易上是一個很有勢力的信用機關，雲南省票的漲落受牠的操縱，因此雲南省的財政也受牠的支配。(五)雲南省當局因為武器要靠法國供給，對法國不能不唯命是聽。所以，在政治上，法國也占特殊的地位。此外，雲南省內五百餘外人中法人占了四百，勢力之大，自不待說。

一九三〇年，中國代表王正廷與法使瑪泰爾訂立的中法專約，把通商的條件已略改善，但沒有實施，到前年五月才正式簽字，發生效力。這條約比起前訂的一切中法通商條約來，在技術的方面已使中國進於與法國對等的地位，但法國在雲南的特殊地位却沒有因這條約而變更。

總而言之，經過法國的積極經營和英國的不斷退一步進兩步的侵占，雲南的危機，隨着世界第三次分割的時機的成熟而漸逼。邊界的確定，當然是一樁早要辦的事，但是，怎樣站在平等關係上為邊境的夷族謀幸福，聯合他們來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似是更基本更逼切的事。

(註一)例如江心坡的土人以木鋤鋤土，經一次布種收穫後，即改移新地。

(註二)據美國現代史料雜誌一九三四年一月號。

- (1) 雲南在國防上和經濟上有甚麼重要性？
- (2) 滇邊的土著民族在雲南問題中的意義怎樣？
- (3) 歷次中英滇緬界務的糾紛的緣起怎樣？
- (4) 滇越鐵路對於法國的雲南侵略有甚麼作用？
- (5) 評一九三五年的中法專約（該約全文見民國廿五年的外交年鑑）。

### 參考書

華企雲 雲南問題（大東）

葛綏成 中國近代邊疆沿革

中國邊疆與英俄的角逐（前揭）

善隣協會編 赤化線上的蒙古與新疆——中國邊境的諸問題中：三色旗下的雲南一文

（日文本）

中央政治學校研究部

圖書室

# 青年自學叢書

張仲實  
主編

大衆知識的淵源 青年自學的指針

本書叢書以介紹各科基本知識和研究方法，輔助青年自學，務求通俗、明白、力求文字端正、而觀者注重態度。宗旨六十三用。家專科各係均者稿撰。要需的前當和味興的衆大合爲年半每，版出日十二及日五，冊二行發月每，印紙報厚本用學上以等中於宜適最。字萬五至萬三自約冊每，(冊二十)輯一。宜適爲更讀閱，者造深修自志有。用之書考參或本教作採校

## 第一輯二十冊業已出齊

社會科學研究法	平心著	三角
現代哲學的基本問題	沈志遠著	三角
怎樣閱讀文藝作品	沈起予著	三角
政治常識講話	漢夫著	三角
民族問題講話	吳清友著	三角
世界經濟地理講話	姚思慕著	四角
文學與生活	胡風著	三角
怎樣研究中國經濟	錢俊瑞著	三角
現代外交的基本知識	張弼著	四角
中國怎樣降到半殖民地	錢亦石著	四角
思想方法論	艾思奇著	三角
寫作的準備	茅盾著	二角五分

購閱全輯特價三元 零售仍照定價 寄費另加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 青年自學叢書 第二輯

介紹各科基本知識 指示青年自學動習

郵費國內免收  
國外九角

預約實價 全輯三元

## ◆ 第二輯目錄 ◆

時論寫作	怎樣研究世界經濟	社會科學概論讀本	新聞學概論	產業革命講話	國際戰爭的基本知識	續出各冊	怎樣研究政治經濟學	中國文字的演變	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	青年應當怎樣修養	新哲學的人生觀	文藝思潮小史
韜奮	張仲實	平心	胡仲持	錢亦石	金仲華	▲續出各冊▼	柳湜	童振華	何幹之	貝葉	胡繩	徐懋庸
印刷中	印刷中	印刷中	印刷中	印刷中	印刷中		三角半	三角半	四角	四角	三角半	三角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廣州：永漢北路 漢口：交通路

---

普通教育叢書

(第二第)

中國邊疆問題講話

每冊實價參角五分  
外埠加郵費

印  
刷  
者

發  
行  
者

著  
者

生  
活  
印  
刷  
所

生  
華  
三  
八  
四  
號  
上  
海  
路  
書  
局  
對  
面

蔡  
元  
培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號

---

活生